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經 學 通 論

(二)

皮 錫 瑞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論 通 學 經

(二)

著 瑞 錫 皮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經學通論

詩經

論詩比他經尤難明其難明者有八

詩爲人人童而習之之經。而詩比他經尤難明。其所以難明者。詩本諷諭。非同質言。前人既不質言。後人何從推測。就詩而論。有作詩之意。有賦詩之意。鄭君云。賦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詩有正義。有旁義。有斷章取義。以旁義爲正義。則誤。以斷章取義爲本義。尤誤。是其義雖並出於古。亦宜審擇。難盡遵從。此詩之難明者一也。漢初傳經皆止一家。易出田何。書出伏生。惟詩在漢初。已不名一家。申公轅固生韓嬰。魯齊韓詩。並號初祖。故漢十四博士。其先止分五經。書惟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其制最善。後又分出家數。易有施孟梁邱京氏。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其實皆不必分。惟詩三家同爲今文。所出各異。當時必應分立。後人不可併爲一談。而專家久亡。大義茫昧。此詩之難明者二也。三家亡而毛傳孤行。義亦簡略。猶申公傳詩。疑者則闕弗傳。未嘗字字解釋。後儒作疏。必欲求詳。毛所不言。多有意測。或毛義與三家不異。而強執以爲異。軌途旣別。溝合無由。此詩之難明者三也。鄭君作箋。以毛爲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鄭改經字。多因魯韓。所謂下己意者。或本三家。或創新解。鄭學雜糅。今古難盡剖析源流。此詩之難明者四也。他經之疏。專主一家。惟詩毛鄭並行。南北同尙。唐作正義。兼主傳箋。毛無明文。而孔疏云。毛以爲者。大率本於王肅。名爲申毛。實則申王。王好與鄭立異。或毛意與鄭不異。又強執以爲異。旣分門戶。

未易折衷。此詩之難明者五也。歐陽修詩本義始不專主毛鄭。宋人競立新說。至朱子集其成。元明一概尊崇。近人一概抹撥。案朱子集傳。問本三家。實亦有勝於毛鄭者。而漢宋強爭。今古莫辨。此詩之難明者六也。宋人疑經。至王柏而猖狂已極。妄刪國風。進退孔子。國初崇尚古學。陳啓源等仍主毛詩。後有戴震段玉裁胡承珙馬瑞辰諸人。陳奐毛氏傳疏尤備。然毛所不言者。仍不能不補以箋疏。或且強韓同毛。竝嘉崇尚今文。齊詩久亡。孤學復振。采輯三家詩者甚夥。陳喬樞魯齊詩遺說考尤備。然止能搜求斷簡。未能解釋全經。毛既簡略不詳。三家尤叢殘難拾。故於毛鄭通其故訓。於三家莫證其微言。此詩之難明者七也。三家序亡。獨存毛序。然序亦不盡出毛公。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鄭於絲衣又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後人遂謂序首句毛公作。以下衛宏續作。或止用首句而棄其餘。或並首句不用。宋王質鄭樵朱子皆不信毛序。近人申毛者以序傳爲一人所作。然序實有不可盡信者。與馬鄭古文書序同。究竟源自西河。抑或出於東海。此詩之難明者八也。

論詩有正義有旁義卽古義亦未盡可信

說經必宗古義。義愈近古愈可信據。故唐宋以後之說。不如漢人之說。東漢以後之說。又不如漢初人之說。至於說出春秋以前。以經證經。尤爲顛撲不破。惟說詩則不盡然。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案漢書敘傳。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師丹傳治詩事匡衡。是班伯習齊詩。固傳家學。亦當是習齊詩者。而以齊韓或采雜說。非本

義魯最爲近。是三家雖所傳近古。而孰爲正義。孰爲旁義。已莫能定。以爲詩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若左傳國語禮記孟子荀子諸書所引。又在漢初以前。更近古而可信據矣。而左氏襄二十八年傳。明載盧蒲癸之言曰。賦詩斷章。則傳載當時君臣之賦詩。皆是斷章取義。故杜注皆云取某句。左傳與毛詩同出河間博士。故二書每互相援引。左傳如衛人所爲賦。碩人許穆夫人賦。載馳既有牽引之疑。而毛傳解詩。亦多誤執引詩之說。如卷耳。執左傳周行。官人一語。以爲后妃求賢審官。四牡懷和。周詎誤。執國語爲說。皆未免於高叟之固。是以經證經。雖最古。而其孰爲作詩之義。孰爲引詩之義。已莫能定。以爲詩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朱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蓋古以詩書禮樂造士。人人皆能誦習。詩與樂相比附。人人皆能絃歌。賓客燕享。賦詩明志。不自陳說。但取諷諭。此爲春秋最文明之事。亦惟其在詩義大明之日。詩人本旨。無不瞭然於心。故賦詩斷章。無不暗解其意。而引詩以證義者。無不如自己出。其爲正義。爲旁義。無有淆混而歧誤也。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而詩義經燔書之後。未必盡傳。史記載三家。以申培轅固轅嬰爲初祖。而三家傳自何人。授受已不能詳。三家所以各成一家。異同亦無可考。况今魯故齊故韓故。無存於世。存於世者。惟韓詩外傳。而外傳亦引詩之體。而非作詩之義。毛傳晚出。漢人不信。後世以其與左氏傳合。信爲古義。豈知毛據左氏以斷章爲本義。其可疑者。正坐此乎。古義旣亡。其僅存於今者。又未必皆詩之本義。說詩者雖以意逆志。亦苦無徵不信。安能起詩人於千載之上。而自言其義乎。此詩所以比他經尤難分明。卽好學深思。亦止能通其所可通。而不能通其所不可通者。申公傳詩最早。疑者則闕不傳。况在後儒。可不知闕疑之意乎。

論關雎爲刺康王詩魯齊韓三家同

詩開卷有一大疑焉。以關雎爲周康王時詩是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儒林傳序曰。周室衰而關雎作。淮南汜論訓曰。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又詮言訓曰。詩之失僻。高誘注。詩者衰世之風也。漢書杜欽傳上疏曰。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劉向列女傳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揚雄法言孝至篇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王充論衡謝短篇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袁宏後漢紀。楊賜上書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後漢書皇后紀論曰。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楊賜傳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應劭風俗通義曰。昔周康王一且晏起。詩人以爲深刺。天子當夜寢。蚤作。身省萬機。張超諫青衣賦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願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凡此諸說。後人皆以爲魯詩。其解關雎。皆以爲衰世之詩。康王時作。張超以爲畢公所撰。說尤詳明。且非獨魯詩然也。齊韓二家亦同。後漢書明帝紀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薛君韓詩章句。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韓詩之說同於魯。而更詳。齊詩未見明文。說者疑齊詩與魯韓異。匡衡習齊詩者也。其上疏戒妃匹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

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則衡所習齊詩亦與魯韓義同。致其貞淑。不貳其操。云云。卽張超所云德不雙侶。劉向所云未見乘居匹處。薛君所云貞潔慎匹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云云。卽劉向所云夫人晏起。楊賜所云夫人不鳴璜也。且齊詩多同緯說。五際六情。皆出於緯。春秋緯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以緯證經。正與魯韓說合。齊詩既多同緯說。其不得有異義可知。歐陽修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時。晁說之詩說。謂齊魯韓三家以關雎皆爲康王詩。其說不誤。

論關雎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關雎爲正風之首。孔子定詩之義。漢人已明言之。

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無傳之者。後卒亡於北宋。僅存外傳。亦非完帙。於是三家古義盡失。言詩者率以關雎刺詩爲三家詬病。謂誤以正詩爲刺詩。違詩人之本旨。呂祖謙曰。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其意蓋以關雎爲正風之首。不得以刺詩當之也。錫瑞案以漢人之說攷之。三家並非不知關雎爲正風之首者。太史公習魯詩者也。外戚世家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劉向習魯詩者也。列女傳曰。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

娶亡也。以妣己。周之興也。以太妣亡也。以褒妣。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雖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據此二說。則關雎爲正風之始。習魯詩者非不知也。匡衡習齊詩者也。其上疏云。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苟爽習齊詩者也。其對策曰。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據此二說。則關雎爲正風之始。習齊詩者亦非不知也。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繁。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乎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案韓詩論關雎義。尤闕大。何以又有關雎刺時之說。豈自言之而自背之乎。必以三家爲誤。豈一家誤而兩家亦從而誤乎。漢志言取春秋采雜說。非其本義。魯最近之。然則齊韓有誤。魯不應誤。何以魯詩明言關雎爲衰世之詩。康王時作乎。詩有本義。有旁義。如漢志說三家容有采雜說。以旁義爲正義者。而開宗明義。必不致誤。然則以爲正風之始。又以爲刺康王晏朝。二者必皆是正義。而非旁義。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也。爲正風之始。孔子定詩之義也。安見旣爲刺詩。遂不可以爲正風。而冠全詩乎。張超曰。防微消漸。諷諭君父。此作詩之義。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定詩之義。據漢人之遺說。不難

一以貫之。後人疑其所不當疑。開章第一義已不能通。又何足與言詩。

論四始是孔子所定儀禮亦孔子所定解此乃無疑於合樂關雎工歌鹿鳴

孔子刪定六經。則定詩之四始亦必出於孔子。自漢以後。經義湮廢。讀孔子之書者。必不許孔子有定六經之事。而以刪定六經之功歸之周公。於是六經之旨大亂而不能理。詩之四始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自是定論必不可不遵者也。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皆歌文王之德。爲後世法。亦是定論。必不可不遵者也。然攷漢以前古義。惟文王清廟是言文王。且是周公稱美文王。有明文可據。而關雎鹿鳴無明文。呂氏春秋曰。周公作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漢書翼奉傳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世說新語荀慈曰。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是文王詩爲周公作。古有明文。尙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而弦文武。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劉向傳曰。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云。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是清廟詩爲周公作。古有明文。而徧攷古書。未有言周公作關雎與鹿鳴者。惟謝太傅劉夫人以關雎爲周公詩。見於世說。魯齊詩晉已亡。此非雅言。亦非古義。不可據。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是關雎鹿鳴皆出於衰周。非周公作。亦非周公之所及。見四始之義。至孔子始定。孔子以爲關雎貞潔慎匹。如匡衡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者。惟文王太妃足以當之。鹿鳴四牡皇華。亦惟文王率殷之叛國。足以當之。故推關雎鹿鳴爲風與小雅之始。以配文王清廟而爲四。四始之義。是孔子所定。非周初所有也。張超曰。孔氏大

之。取冠篇首。此以關雎冠篇首。出孔氏之明證。張超又曰。願得周公配以窈窕。此尤關雎不出周公之明證。若出周公。周公豈得自言。若關雎明指文王太姒。更豈得爲此言。窈窕淑女屬太姒。乃周公之母。而願得周公配之。非病狂喪心之人。必無此荒謬不通之語。張子並作誚青衣賦。以誚蔡伯喈作青衣賦爲志蕩辭淫。若先自居於荒謬不通。不反爲伯喈所誚乎。據張超所言。則關雎必不作於周公以前。而四始必由於孔子所定矣。或難之曰。儀禮周公之書。而鄉飲酒合樂關雎之三。燕禮工歌鹿鳴之三。非周公時已有關雎。鹿鳴之明證乎。曰。以儀禮爲周公書。亦是後儒之說。古無明文。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儀禮十七篇。亦孔子所定也。列女太姒傳引詩曰。大邦有子。又曰。太姒嗣徽音。不引關雎。是魯詩不以關雎詩屬太姒之證。

論班固云關雎哀周道而不傷爲哀而不傷之確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稱關雎以哀樂並言。自來莫得其解。毛序衍其說曰。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其解樂哀二字。殊非孔子之旨。自宋程大昌以後。多疑之。謂與夫子之語。全不相似。當爲衛宏所續。不出毛公。鄭箋知其不可通也。乃云哀當爲衷字之誤也。然衷窈窕。仍不可通。且孔子明言哀而改爲衷。與孔子言哀不合。朱注論語求之。未得則宜其有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孔子言哀不言憂。朱以哀字太重而改爲憂。亦與孔子言哀不合。近儒劉台拱論語駢枝。謂兼關雎之三而言之。關雎葛覃樂而不淫。卷耳哀而不傷。引卷耳詩。維以不永傷爲據。魏源駁之曰。夫反側憂勞。豈得謂專樂無哀。旣哀矣。可不紉其所哀何事乎。文

王化行二南之日。太姒歸周已數十年。而猶求之不得。寤寐綢繆何爲乎。若謂后妃求賢。則以文王之聖。又得太姒之助。卽未更得賢嬪。豈遂反側堪哀。且哀而恐。至於傷乎。岐周國盡於渭地。不至河。而云在河之洲。明爲陝以東之風。非周國所采。而謂作於宮人女史。其可通乎。關雎房中之樂。后夫人侍御於君。女史歌之以節義序。豈惟有頌美無諷諭乎。錫瑞案魏氏駁劉知關雎爲諷諭。又以河洲非屬岐周。正可爲關雎非指文王太姒之證。而猶必以文王太姒爲說。故仍不得其解。竊嘗以意解之。關雎一詩。實爲陳古刺今。樂而不淫。屬陳古言。韓詩外傳云。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此之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屬刺今言。班固離騷序。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馮衍顯志賦。美關雎之識微兮。愍周道之將崩。哀卽哀王道。愍周道之義。不傷謂婉而多諷。不傷激切。此之謂哀而不傷。班氏於哀而不傷中。加王道二字。義極明晰。樂而不淫。關雎詩之義也。可見人君遠色之正。哀而不傷。作關雎詩之義也。可見大臣託諷之深。二義本不相蒙。後人併爲一談。又必專屬文王太姒而言。以致處處窒礙。謂君子求淑女。則必以爲文王求大姒。夫國君十五而生子。文王生武王。年止十四。有何汲汲至寤寐反側以求夫人。且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文王亦非可結婚自由。而自求夫人者。此說之必不可通者也。毛云后妃之德。並未明指太姒。序言憂在進賢。則已有后妃求賢女之意。鄭箋遂以爲后妃寤寐求賢女。其義亦本於三家詩。列女湯妃有藝。傳引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詩推度災曰。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是魯齊詩。已與鄭箋意同。乃鄭君之所本。然此亦是旁義而非正義。蓋不妬忌。雖爲后妃盛德。要不得爲王化之原。未足以冠全詩。且古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一姪一娣。左右媵各一姪一娣。是爲九女。貴妾之數。

早定。不待后妃求之。故止可爲旁義。而不得爲正義也。論其正義。是詩人求淑女以配君子。論其旁義。是后妃求淑女以配君子。皆不指定文王太妃。朱子知其不可通也。以爲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爲作是詩。如其說。不知宮人爲何人。以爲文王之宮人。不應適夫人未至而已。先有宮妾。以爲王季之宮人。尤不應知世子寤寐反側之隱。且適夫人之得不得。尤非宮人之所能求。是皆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

論畢公追詠文王太妃之事以爲規諫范處義說得之非本有是詩而陳古以諷

范處義逸齋詩補傳曰。關雎詠太妃之德。爲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齊魯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蔚宗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爲康王大臣。冊命尊爲父師。盡規固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妃之事。以爲規諫。故孔子定爲一經之首。錫瑞案宋以後說關雎者。惟范氏此說極通。可謂千古特識。蓋作詩以陳古刺今者。畢公刪詩而定爲經首者。孔子在畢公視之。爲刺詩。在孔子視之。爲正詩。如此解。乃無疑於刺詩之不可爲正詩矣。惟范氏於張蔡二說。尙未能定。王應麟困學紀聞。亦以爲未詳所出。張超諡青衣賦。見藝文類聚三十五卷。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作此以規之。青衣賦見蔡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是以關雎爲畢公作。當屬張。而不屬蔡矣。又詩篇目論曰。司馬遷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亦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且鹿鳴文武治內之政。先聖孔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篇首。就如二

人之說。其殆關雎之類。雖作於文王之後。實則文王之事也。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則非刺明矣。案關雎鹿鳴。同一刺詩。並見史記。皆作於文王之後。而追詠文王之事。故雖是刺詩。而可列於四始。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孔子讀關雎。何嘗不以爲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乎。關雎刺詩。可冠經首。鹿鳴刺詩。何獨不可冠小雅篇首乎。范氏明於關雎。而昧於鹿鳴。所見未諦。蓋逸齋補傳。專宗毛鄭。故雖稱引古義。而仍不能釋然於傳箋也。薛士龍答何商霖書曰。來教謂詩之作。起於教化之衰。所引康王晏朝。將以爲據。魯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於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說。非賦其詩者乎。困學紀聞曰。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詩作諷也。原注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案此皆調停之說也。不欲違背古義。又不能屏除俗說。乃謂周初本有關雎鹿鳴之詩。後人陳古以爲諷刺。據鄭君云。賦者或造篇。或述古。則以關雎爲畢公作。謂是述古而非造篇。似亦有可通者。而揆之漢人所引三家詩義。則實不然。史記兩言關雎作。法言云。關雎作乎上。論衡云。周衰而詩作。楊賜云。關雎見幾而作。旣皆云作。必是造篇。且關雎若本有是詩。女史歌之房中。康王必已飫聞。畢公雖欲託諷。何能使王感悟。未可以召公之常棣。比畢公之關雎也。薛以禮經爲疑。不知禮經非必出於周公。但知六經皆孔子所定。則於諸經皆豁然無疑矣。歐陽修曰。關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此淑女配於君子。不淫其色。而能與其左右勤其職事。則可以琴瑟鐘鼓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先勤其職而後樂。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傷。朱子以儀禮已有周南疑之。由不知禮經亦孔子所定。

論魏源以關雎鹿鳴爲刺紂王臆說不可信三家初無此義

魏源詩古微四始義例篇曰。二南及小雅。皆當殷之末季。文王與紂之時。謂誼兼諷刺則可。謂刺康王則不可。並誣三家以正風雅爲康王時詩。尤大不可。蓋吟詠性情以諷其上者。詩人之本誼也。以文王時諷諭王室之詩。施之後王者。國史之旁誼。非詩人之本誼也。攷關雎之爲刺詩。魯詩則見於史記漢書。劉向揚雄張超之著述。韓詩則見於後漢書。明帝之詔。楊賜之傳。馮衍之賦。鹿鳴之爲刺詩。則亦見於史記王符潛夫論。蔡邕琴操之稱引。其間有本義。有旁義。在善學者分別觀之。三家旣以關雎鹿鳴與文王清廟同爲正始。必非衰周之詩。韓序祇云。關雎刺時也。未嘗言刺康王。則是思賢妃以佐君子。卽爲諷時之誼。但在文王國中爲正風正雅者。在商紂國中視之。則爲變風變雅。此關雎鹿鳴刺時之本誼也。在盛世歌之。爲正風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卽爲變風變雅。此畢公刺康王之旁誼也。又曰。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廢書而歎曰。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自注周當爲商蒙上文師摯紂箕子而言之。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西漢今古文說。皆謂師摯以商紂樂官而歸周。韓詩外傳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紂之餘民也。故師摯作樂之始。甫開關雎之亂。蓋以關雎樂章。作於師摯。洋洋盈耳之日。正靡靡溺音之時。大雅首文王。而往復於殷命之靡常。周頌首清廟。而肇禋於多士之駿奔。四始皆致意於殷周之際。豈獨關雎鹿鳴而已乎。故曰。詩三百篇。皆仁聖賢人發憤之所爲作也。摯而有別。卽樂而不淫。寤寐反側。卽哀而不傷。錫瑞案以摯而有別爲樂而不淫。寤寐反側爲哀而不傷。前人解關雎詩。皆如此說。而樂與哀屬何人說。則無以質言之。三家詩並無以關雎屬文王太姒之明文。焦氏易林云。關雎

淑女賢聖配偶。未嘗云是文王太姒。卽毛詩亦止云后妃之德也。未嘗言后妃爲何人。則以屬文王太姒者。自是推論之辭。若質言之。動多窒礙。范處義云。作於文王之後。追詠文王之事。斯爲得之。魏源作詩古微。意在發明三家。而不知四始定自孔子。非自周公。關雎雖屬刺詩。孔子不妨以爲正風。取冠篇首。六經皆孔子手定。並非依傍前人。魏氏惟不知此義。故雖明引三家之說。而與三家全相反對。三家明云周衰時作。魏云必非衰周之詩。三家明云是刺康王。魏云未嘗言刺康王。且改其說。以爲是刺紂王。而美文王。試問魏所引魯韓詩。有言及紂王一字者乎。魏謂前人誣三家。以正風雅爲康王詩。前人實未嘗誣。而魏臆造三家。以關雎爲刺紂王之說。則誣甚矣。太史公明言周道缺。魏臆改周爲商。牽引師摯。紂箕子而並言之。案三家皆以關雎爲識微爲豫見。康王晏起。大臣見幾。正與師摯。審音箕子。歎象箸相似。非以三事并合爲一。至孔子云師摯之始。此師摯又非紂時之師摯。必是孔子同時之人。故聞其歌。關雎而有洋洋盈耳之歎。若是商周時人。孔子安得聞之。而歎之乎。必不可并合爲一也。史記儒林傳序。周室衰而關雎作。正與周道缺。關雎作一轍。如魏氏說。將並改周室之周字爲商。以就其說乎。劉向揚雄王充楊賜應劭張超。皆明云刺康王。如魏氏說。亦將一概抹撥之乎。魏以畢公爲賦詩。非作詩。卽宋薛士龍呂元鈞之意。又強牽合師摯與紂。造爲刺紂美文之說。則又宋儒之所未言。不知解經是樸學。不得用巧思。解經須確憑。不得任臆說。魏誣三家而創新解。解關雎一詩。卽大誤。恐其惑世。不得不辨。

論四始之說。當從史記所引魯詩。詩緯引齊詩。異義亦有可推得者。

毛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

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案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案孔疏以四始爲人君興廢之始。義殊不瞭。陳啓源謂風雅頌四者卽是始。非更有爲風雅頌之始者。則何必言四始。毛序又何以關雎爲風之始乎。攷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文王爲頌始。義始瞭然。太史公據魯詩。毛以關雎爲風之始。則亦與魯詩不異矣。詩緯言四始。乃齊詩異義。近儒孔廣森推得其說曰。始際之義。蓋生於律。大明在亥者。應鍾爲均也。四牡則太簇爲均。天保夾鍾爲均。嘉魚仲呂爲均。采芑蕤賓爲均。鴻雁夷則爲均。祈父南呂爲均。漢初古樂未湮者如此。故翼奉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麻。觀情以律。律麻迭相治。夫天地稽三卦之變。亦於是可驗。古之作樂。每三詩爲一終。經傳可攷者。有升歌。文王之三。升歌鹿鳴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然采薇出車。杕杜。皆所以勞將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以燕朋友兄弟。蓼蕭。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諸侯。亦三篇同奏。確然可信者也。說始際者。則以

與三葦相配。如文王爲亥孟，大明爲亥仲，緜爲亥季。其水始獨言大明，猶三葦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鳴四牡皇華，同爲寅宮，舉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南山有臺，同爲巳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詩次不盡與毛同耳。以次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唯采芑爲午，似蓼蕭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車攻之後而爲未也。吉日鴻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中，又篇次之異。且其戊子丑爲何等篇，不可推測矣。錫瑞案詩緯在漢後爲絕學，孔氏所推甚精，惟采薇杖杜出車，依三家當爲宣王詩，孔仍毛詩次序稍誤。魏源更正之，以蓼蕭淇露彤弓，列魚麗之前，爲辰，采薇杖杜出車，列采芑之後，車攻之前，爲午，季未孟未仲，次序更合。齊詩與緯說合，略見翼奉郎顛二傳。郎顛曰：四始之缺，李賢注不引，汎歷樞而引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以解之，應劭注漢書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五際，宋均注演孔圖以風賦比興雅頌爲六情，皆甚誤。而據匡衡傳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則齊詩雖傳異義，亦未嘗不以關雎爲始也。翼奉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是詩之五際亦陰陽災異之類，易之陰陽，春秋之災異，皆是別傳而非正傳，則詩之五際四始亦別傳而非正傳矣。翼奉傳孟康注引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齊詩內傳五際數戌而詩疏不及戌，據郎顛傳注宋均云：天門戌亥之間，則亥爲革命當一際，出入候聽應以戌當一際也。迨鶴壽齊詩翼奉學，陳喬縱詩緯集證發明齊詩尤詳，以非五傳故不備舉。

論三家亡而毛傳孤行人多信毛疑三家魏源駁辨明快可爲定論

魏源齊魯韓毛異同論程大昌曰：三家不見古序，故無以總測篇意。毛惟有古序以該括章旨，故訓詁所

及會全詩以歸一貫。然攷新唐書藝文志。韓詩二卷。卜商序。韓嬰注。而水經注引韓詩。周南。敝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至諸家所引韓詩。如關雎。刺時也。漢廣。說人也。汝墳。辭家也。采芣。傷夫有惡疾也。黍離。伯封作也。蟋蟀。刺奔女也。溱與洧。說人也。雞鳴。讒人也。夫移。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鍾。刺昭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樂。美宣王之德也。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歎征役也。閟宮。有恤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皆與毛詩首語一例。則韓詩有序明矣。齊詩最殘缺。而張揖魏人習齊詩。其上林賦注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其爲齊詩之序明矣。劉向楚元王孫。世傳魯詩。其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召南申女作。那。柏舟爲衛夫人作。碩人爲莊姜傅母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夫人及傅母作。載馳爲許穆夫人作。視毛序之空衍者。尤鑿鑿不誣。且其息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於詩。黎莊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以編詩。而向所自著書。亦曰新序。是魯詩有序明矣。且三家遺說。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於千百。而魯韓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規疊矩。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謂毛不見三家古序。則有之。三家烏用見毛序爲哉。程氏其何說之詞。鄭樵曰。毛公時。左傳孟子國語儀禮未盛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俱從三家。及諸書出而證之。諸儒得以攷其異同得失。長者出而短者自廢。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應之曰。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與儀禮合。小雅四始五際次第。與樂章合。魯韓詩說碩人二子乘舟。載馳黃鳥。與左氏合。說抑及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說騶虞。樂官備。與射義合。說凱風小弁。與孟子合。說出車采薇。非文王伐玁狁。與尙書大傳合。大武六章次第。與樂章合。其

不合諸書者安在。而毛詩則動與抵牾。其合諸書者又安在。顧謂西漢諸儒未見諸書。故舍毛而從三家。則太史公本左氏國語以作史記。何以宗魯詩而不宗毛。賈誼劉向博極羣書。何以新書說苑列女傳。宗魯而不宗毛。謂東漢諸儒得諸書證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則班固評論四家詩。何以獨許魯近。左傳由賈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逵撰齊魯韓毛異同服虔注左氏。鄭君注禮。皆顯用韓詩。卽鄭箋毛亦多陰用韓義。許君說文。敍自言詩稱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說文引詩什九皆三家。五經異義論鬯制論鄭風論生民亦並從三家說。豈非鄭許之用毛者。特欲專立古文門戶。而意實以魯韓爲勝乎。若云長者出而短者自廢。則鄭荀王韓之易。賢於施孟梁邱。梅賾當作頤下同之書。賢於伏生夏侯歐陽。韓詩外傳。賢於韓詩內傳。左氏之杜預。賢於賈服。而逸書十六篇。逸禮七十篇。皆亡所當亡耶。至錢氏大昕據孟子勞於王事。不得養父母爲孟子之用小序。緇衣篇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爲公孫尼子之用小序。則不如據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夫子用小序之爲愈也。梅賾之僞古文書。其亦三代經傳襲用梅氏耶。鄭氏其何說之詞。姜氏炳璋曰。漢四家詩。惟毛公出自子夏。淵源最古。且魯頌傳引孟仲子之言。絲衣序引高子之言。北山序同孟子之語。則又出於孟子。而大毛公親爲荀卿弟子。故毛傳多用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應之曰。漢書楚元王傳。言浮邱伯傳魯詩於荀卿。則亦出荀子矣。唐書載韓詩卜商序。則亦出子夏矣。韓詩外傳高子問載馳之詩於孟子。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又載荀卿非十二子篇。獨去子思孟子。且外傳屢引七篇之文。則亦出孟子矣。故漢書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詞也。至釋文引徐整云。三國吳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

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夫同一毛詩傳授源流。而姓名無一同。且一以爲出荀卿。一以爲不出荀卿。一以爲河間人。一以爲魯人。展轉傳會。安所據依。豈非漢書自言子夏所傳一語。已發其覆乎。以視三家源流。孰傳信。孰傳疑。姜氏其何說之詞。錫瑞案三家亡。毛傳孤行。多信毛而疑三家。魏氏辨駁分明。一掃俗儒之陋。

論毛傳不可信而明見漢志非馬融所作

史記儒林傳述漢初經師。易止田生一人。書止伏生一人。禮止高堂生一人。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二人。而二人皆傳公羊。故漢初立公羊博士。不分胡董。惟詩有三人。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此三人者。生非一處。學非一師。同爲今文而實不同。故漢初分立三博士。蓋有不得不分別者。史記不及毛公。若毛公爲六國時人。所著有毛詩故訓傳。史公無緣不知。此毛傳不可信者一。漢書藝文志。雖列毛詩與毛詩故訓傳。而云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自謂者。人不謂然也。毛詩始發見於劉歆。漢志多本劉歆七略。乃以魯最爲近。而於毛有微詞。則班氏初不信毛。漢志亦非全用七略。此毛傳不可信者二。徐整陸璣說毛詩授源流。或以爲出荀卿。或以爲不出荀卿。魏源辨之已詳。兩漢以前。皆無此說。此毛傳不可信者三。荀卿非十二子。有子夏之賤儒。是荀卿之學。非出子夏。判然爲二。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祖子夏不應祖荀卿。祖荀卿不應祖子夏。此毛傳不可信者四。申公受詩於浮邱伯。浮邱伯又受之荀卿。則魯詩實出荀卿矣。若毛詩

亦荀卿所傳。何以與魯詩不同。此毛傳不可信者。五漢志但云毛公之學。不載毛公之名。亦無大小毛公之分。鄭君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曰。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蓋鄭君始言大小毛公有二。陸璣始著大小毛公之名。如其說。則作傳者毛亨非毛萇。故孔疏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鄭漢末人。不應所聞詳於劉班。陸璣吳人。不應所聞又詳於鄭。此毛傳不可信者。六後漢書章帝紀。建元六年。詔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袁宏後漢紀。遂言於是古文尙書毛詩周官。皆置弟子。案古文在漢時無置博士弟子者。惟左氏立而旋罷。故顧炎武斷後漢儒林傳詩齊魯韓毛。毛字爲衍文。儒林傳云。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顧氏之說是也。儒林傳馬融作毛詩傳。何焯曰。後人據此傳云。詩序之出於宏。不悟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康成親受經於季長。以箋爲致敬。亦得。案何氏說雖有據。而漢志已列毛詩詁訓傳。仍當以融別有詩傳爲是。

論以世俗之見解詩最謬毛詩亦有不可信者

凡經學愈古愈可信。而愈古人愈不見信。所以愈可信者。以師承有自。去七十子之傳不遠也。所以愈不信者。去古日遠。俗說沉溺。疑古說不近人情也。後世說經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見。測古聖賢。一以民間之事。律古天子諸侯。各經皆有然。而詩爲尤甚。姑舉一二言之。如關雎三家以爲詩人求淑女以配君子。毛以爲后妃求賢以輔君子。皆不以寤寐反側屬文王。俗說以爲文王求太姒。至於寤寐反側。淺人信之。以

爲其說近人情矣。不知獨居求偶，非古聖王所爲。且如其說，則關雎與月出株林，相去無幾。正是樂而淫，哀而傷。孔子何以稱其不淫不傷，取之以冠篇首？試深思之，則知俗說不可信矣。卷耳三家無明文。荀子以爲卷耳易采，頃筐易盈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毛以爲后妃佐君子求賢審官，皆不以采卷耳爲實事。俗說以爲提筐采卷耳，因懷人而置之大道，引唐人詩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爲比例。又以二三竟爲登山望夫，酌酒銷愁，淺人信之，以爲其說近人情矣。不知提筐采卷耳，非后妃身分。登山望夫，酌酒銷愁，亦非后妃身分。且不似幽閒淑女行爲。試深思之，則知俗說不可用矣。其他如疑詩人不應多諷刺，是不知古者師箴，賁賦，矇誦，百工諫之義也。疑淫詩不當入國史，是不知古者男女歌詠，各言其傷，行人獻之。太師之義也。疑陳古刺，今不可信，是不知主文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之義也。疑作詩不當始衰世，是不知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壞而春秋作，皆衰世所造之義也。疑康王不應有刺詩，是不知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則傷始亂之義也。後儒不知詩人作詩之意，聖人編詩之旨，每以世俗委巷之見，推測古事，妄議古人，故於近人情而實非者，誤信所不當信，不近人情而實是者，誤疑所不當疑。見毛鄭之說，已覺齟齬不安。見三家之說，尤爲柄鑿不入。曲彌高而和彌寡矣。或謂大毛公六國時人，安見不比三家更古？曰：毛公六國時人，並無明文可徵。且毛傳實有不可信者。丕顯二字屢見詩書，毛傳於文王有周不顯，曰不顯顯也。又於不顯亦世，曰不世顯德乎？是其意以不字爲語詞，爲反言，不知不顯卽丕顯也。不顯亦世卽丕顯亦世也。不顯不時卽丕顯丕承。清廟之不顯不承，正丕顯丕承之證也。卷阿伴奂爾游矣，伴奂疊韻連文爲義，與下優游一例。卽皇矣之畔援，顏注漢書引詩正作畔換，亦卽閔予小子之判換，所

謂美惡不嫌同辭也。毛傳乃云：廣大有文章貌。是其意分。伴免爲兩義。伴訓廣大。免訓有文章。不知下句優游何以解之。毛何不分優游爲兩義乎。正義據孔晁引孔子曰：免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孔晁王肅之徒。其所引卽孔叢家語之類。王肅僞作。必非聖言。蕩曾。是彊禦。彊禦亦二字連文。爲義。左氏昭元年傳曰：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連文。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難。史記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猶彊暴也。彊禦卽爾雅釋天之彊圉。漢石門頌。倒其文曰：綏億衙彊。惟其義同。故可倒用。毛傳乃云：彊梁。禦善也。不知二字連文。而望文生義。豈六國時人之書乎。

論毛義不及三家略舉典禮數端可證

毛傳孤行久矣。謂毛不及三家。人必不信。如關雎刺晏朝。芣苢傷惡疾之類。人必以爲傳聞各異。事實無徵。今以典禮之實。有可徵者。略舉二南數事證之。如韓詩外傳五引詩鼓鍾樂之。與毛詩鍾鼓樂之不同。外傳一引詩作鍾鼓。蓋後人依毛詩誤改。外傳言古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而不及鼓。侯包韓詩翼要曰：后妃房中樂有鍾磬。亦不及鼓。是韓詩不作鍾鼓甚明。周禮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鍾磬。鄭注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鍾磬。疏云：燕樂房中之樂者。此卽關雎二南也。謂之房中者。房中謂婦人后妃。以風喻君子之詩。故謂之房中之樂。據此。則古周禮說與韓詩合。皆謂房中樂有鍾磬。而無鼓。鍾磬清揚於房中宜。鼓音重濁於房中不宜。或據薛君章句。鼓人上堂。謂韓詩亦當兼言鼓。不知鼓人上堂不入房中。不與鍾磬並列。仍不當兼言鼓。鼓鍾之鼓。訓擊。是虛字。是一物。鍾鼓之鼓。是實字。是二物。毛作鍾鼓。與古禮不合。此毛不及韓詩者一。說文引詩以晏父母。與毛詩歸寧父母不同。蓋三家之異文。春秋莊二

十七年杞伯姬來。何休公羊解詁曰：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疏云：其大故者，奔喪之謂。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彼注云：奔父母之喪是也。自從也。言從大夫妻以下，卽詩云歸寧父母是也。案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敍故也。案歸寧父母是毛詩，三家不作歸寧，亦未必以葛覃爲大夫妻。疏引詩誤。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據此則今春秋公羊說夫人不得歸寧，古春秋左氏說夫人亦得歸寧。案詩竹竿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故泉水載馳，竹竿皆思歸而不得。戰國策左師說趙太后甚愛燕后，飲食必祝曰：必勿使反。是諸侯女既嫁不得復反，反卽大歸。戰國時猶知此義。當從今文說不得歸寧爲正。毛詩與左傳同出河間博士，故此傳曰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毛以父母在得歸寧，父母終不得歸寧爲調停之說。鄭箋泉水云：國君夫人父母在歸寧，正本毛傳。惠周惕詩說謂古無歸寧之禮。毛傳因左氏而誤。其說近是。蓋鄭箋又因毛傳而誤也。段玉裁亦疑毛傳謂方嫁不得遽圖歸寧，此歸字作以字爲善。是欲改毛以從三家，不知今古文說不同。陳奐謂父母在九字爲鄭箋竄入，是欲刪毛以歸之鄭，亦不知今古文說不同。皆明見毛義之不安而不敢駁。卽如陳氏強釋毛義謂歸以安父母，歸寧不訓歸家而截歸字爲一句，殊近不辭。不如三家作以晏父母文義甚明，不與歸寧相混。此毛不及三家者二。困學紀聞引曹粹中詩說：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據儀禮合樂歌周南，則關雎葛覃卷耳三篇同奏。歌召南，則鵲巢采芣苢三篇同奏。古詩篇次以采蘋列草蟲之前，三家次第當與毛異。齊詩傳自轅固，夏侯始昌爲轅固弟子，后蒼事始昌。通詩禮爲博士，二戴皆后蒼弟子，則儀禮及二戴禮記中所引詩當爲齊詩。曹氏所言不爲

無據。毛失其次。與儀禮歌詩不合。此毛不及齊詩者三。五經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案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豮。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禮記射義。騶虞者樂官備也。注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皆與韓魯詩合。文選魏都賦。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韓義蓋與魯同。若山海經逸周書尙書大傳。雖言騶虞而未嘗明言。卽詩之騶虞。漢初大儒如申公韓太傅。賈太傅。必無不見。山海經逸周書而不引以解詩之騶虞者。知彼所言騶虞。非詩之所言騶虞也。毛詩晚出。見騶虞二字偶合。遂據以易三家舊說。撰出義獸二字。以配麟之仁獸。異義引毛詩說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皆獸名。後人多惑其說。不知麟趾爲關雎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此是毛義。非三家義。且卽以毛義論。騶虞與麟亦相對。麟之趾序箋云。有似麟應之時。疏引張逸問云。致信厚未致麟。孔氏引申之曰。由此言之。不致明矣。是文王無致麟之事。若騶虞據尙書大傳。散宜生取以獻紂。是文王實致騶虞矣。一實致。一未致。一本事。一喻言。安得以爲相對。至於于嗟歎辭。屢見於詩。如于嗟閼兮。于嗟洵兮。于嗟鳩兮。于嗟女兮。皆詩人常言。豈可以兩處歎辭偶同。強爲牽合。焦氏易林云。陳力就列。騶虞悅喜。亦以騶虞爲官名。陳喬樞以易林爲齊詩。是三家之說同。爾雅多同魯詩。故釋獸無騶虞。以騶虞爲獸名。毛詩一家之言。與古義不合。此毛不及三家者四。略舉四證。皆二南之關於典禮者。學者可以隅反。

論三家詩大同小異史記儒林列傳可證

王應麟詩攷後序曰。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鄘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王引之經義述聞曰。列女傳貞順傳。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作芣苢。與文選辨命論注所引韓詩合。賢明傳周南大夫妻言仕於亂世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頰尾云云。與後漢書周磐傳注所引韓詩章句合。貞順傳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云云。與韓詩外傳合。母儀傳衛姑定姜賦燕燕之詩。與坊記鄭注合。鄭爲記注時。多取韓詩也。又上災異封事引詩。密勿從事。與文選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所引韓詩密勿同心。皆以密勿爲黽勉。然則向所述者。乃韓詩也。錫瑞案二說皆有據。蓋魯韓義本同。史記儒林列傳曰。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以史記之說推之。可見魯齊韓三家詩大同小異。惟其小異。故須分立三家。若全無異。則立一家已足。而不必分立矣。惟其大同。故可並立三家。若全不同。則如毛詩大異而不可並立矣。三家詩多不傳。今試取其傳者論之。如黍離一篇。新序節士篇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此劉子政所引魯詩義也。而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弟伯到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後漢邳惲理韓詩。光武令惲授皇太子韓詩。惲說太子曰。吉甫賢臣放逐孝子。薛君韓詩注曰。詩人求己兄不得。是韓詩以黍離爲伯封作。與魯詩以爲公子壽作者異。韓詩外傳載趙蒼唐爲魏文侯子擊使於文侯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

也。時思也。說苑奉使篇略同。子政據魯詩而與韓詩同者。蓋論此詩之事。則異國異人並異時。而論此詩之義。則同一孝子之見害。同一悌弟之思兄。此所以小異而大同。外傳與說苑。皆可引爲思親之意也。若其篇次。則魯詩當入衛風。與毛詩異。韓詩當入王風。與毛詩同。而其說解。則魯韓可合。而與毛詩全不合。三家大同小異。可以此詩推之。魏源不知此義。乃欲強合魯韓爲一。謂伯封乃衛壽之字。反以曹植徵引爲誤。則御覽明引韓詩伯封作。豈亦誤乎。伯封爲衛壽字。又何據乎。憑臆武斷。詎可爲訓。蓋誤於魯韓詩。從無不同之見。而未攷史記儒林傳也。

論詩序與書序同有可信有不可信今文可信古文不可盡信

毛序有可信不可信。爲說詩者一大疑案。關雎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關雎之義也。經典釋文卷第五。舊說云起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朱子作詩序辨說。以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爲大序。其餘首尾爲關雎之小序。詩正義自關雎以後。每詩一篇。即有一序。皆謂之小序。此大序小序之分也。作序之人。自詩譜外。王肅以爲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范蔚宗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魏徵等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韓愈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韋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成伯璜以爲子夏。惟裁初句。其下皆是大毛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王安石以爲序。乃詩人所自製。程子以爲小序。國史之舊文。大序孔子所作。蘇轍以爲衛宏所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王得臣以爲首句。孔子所題。曹粹

中以為毛傳初行，尙未有序，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師說。鄭樵王質以為村野妄人所作，作序之人說者不一。自唐定正義以後，惟宋歐陽修撰毛詩本義為論以辨毛鄭之失，猶未甚立異同。迨鄭樵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為說。其詩序辨曰：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於子夏明矣。毛公於詩，第為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小序出於衛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案人多以為毛序與古書合，此則以為衛序取古書，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曰衛懿公為狄所滅，絲衣之詩既曰釋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也。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有美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之言。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此也。惟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案近人引漢廣序德廣所及等語，漢時古書多未見，必是引序。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詩序出於衛宏，則風雅正變之說，二南分係之說，羔羊

蟋蟀之說。或鬱而不暢。或巧而不合。如蕩以蕩。蕩上帝發語。而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發語。而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爲臣。雨無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衆多如雨。非所以爲正。牽合爲文。而取譏於世。此不可不辨也。文獻通考載石林葉氏說略同。程大昌考古編曰。范傳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所序者。毛傳耳。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攷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錫瑞案程氏之分大序小序。與釋文舊說朱方辨說並異。以發序兩語爲小序。兩語以外。續而申之者爲大序。小序出於國史。爲古序。大序綴於衛宏。非子夏所作。其說本於蘇轍。實淵源於成伯璵。近人魏源謂續序不得毛序之意。正本程說。魏晉以後。毛傳孤行人多遵信序說。以爲真。出子夏。至宋則疑信參半。朱子作詩集傳。始亦從序。後與呂祖謙爭辨。乃改用鄭樵說。有辨說攻小序。而集傳未及追改。如緇衣豐年等篇者。元延祐科舉法。詩用朱子集傳。而毛傳幾廢。國朝人治漢學。始尊毛而攻朱。近人治西漢今文學。又尊三家而攻毛。平心論之。詩之序猶書之序也。詩序有今古文之分。猶書序有今古文之分也。伏生今文書序。見於史記所引者。可信。馬鄭古文書序。不可盡信。三家今文詩序。見於諸書所引者。可信。古毛詩序。不可盡信。鄭君論緯說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竊謂古文詩書之序。當如鄭君之說。若鄭樵攻毛序而以己意爲序。則近於妄。魏源詩古微主三家。而三家所無者。皆以己意補之爲序。是鄭樵之類也。

論朱子不信毛序亦有特見魏源多本其說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爲

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列附經後。又以尙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註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而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旣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又論郝柏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氏。則不可以強而推。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概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尙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馬端臨引

劉向封事以駁朱子。案孟子已引此詩屬孔子矣。或斷章取義，不必泥看。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諡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諡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諡，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銜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錫瑞案朱子駁毛序有特見，古書序皆附末，毛詩獨冠篇端，誠有如先有此題而後作此詩者。朱子併爲一編，以還其舊是也。僞孔古文尙書以序冠篇首，亦非古法，卽此可證其僞。序所云刺某君，多無明文可據。朱子云：頃公諡惡，故以柏舟爲刺頃公。今以朱子之說推之，則序所云刺某某者，多有可疑。雖未見朱說之必然，亦無以見其必不然也。魏源之駁毛序有朱子已言者，毛有序，三家亦有序，其序說多不同。三家亡而毛義孤行，安見三家序皆不是，而毛序獨是。故朱子深惜三家之傳絕，無以考其抵牾之迹也。

論馬端臨駁朱申毛可與朱說參看且能發明風人之旨

馬端臨曰：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論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其

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舍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如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鴛鴦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逮。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采薇三家本不以爲文王詩。馬氏專據毛詩。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且夫子嘗刪詩矣。所取於關雎。謂其樂而不淫。則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薜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其多如此。夫子猶存之。不知所刪何等之篇也。夫

子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刺奔，溱洧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爲美，齊桓公不以采芻爲懼，譏不以遵大路風雨爲思君子，不以褰裳爲思見正，不以子衿爲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爲閔無臣，而俱指爲淫奔，諠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鬻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摯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者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錫瑞案毛序不盡可信，毛詩與左氏春秋同出河間博士，其與左氏合者，亦不盡可信，惟三家旣亡，毛詩猶爲近古，與其信後人之臆說，又不如信毛詩。朱子以鄭衛爲淫詩，且爲淫者自作，不可爲訓。馬駁朱以申毛，能發明風人之旨。

論樂記疏引異義說鄭詩非必出於三家，魏源據以爲三家詩未可執爲確證。

解經必遵最初之說，而後起之說不可從，尤必據最古之明文，而疑似之文不可用。禮記樂記疏引異義云：今論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今案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也。無十字矣。錫瑞案許君異義引詩之例，必云今韓魯詩說古毛詩說，以爲分

別。此謹案下無引今詩古詩字樣。則此說必非出於詩家。當是許君自爲之說。亦或別有所本。劉寶楠論語正義曰。魯論舉溱洧一詩。以爲鄭俗多淫之證。非謂鄭詩皆是如此。許錯會此旨。舉鄭詩而悉被以淫名。自後遂以鄭詩混入鄭聲。而謂夫子不當取淫詩。又以序所云刺時刺亂者。改爲刺淫。則皆許君之一言誤之矣。劉氏之說。是以許君爲自爲之說也。白帖引通義云。鄭國有溱洧之水。會聚謳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此通義未知是劉向通義。或卽白虎通義。當爲許君之所本也。然其說有可疑者。異義通義皆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而鄭詩實無十九篇。說婦人者。孔疏以爲今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則其數已不能合矣。以今考之。鄭詩說婦人者。女曰鷄鳴。有女同車。東門之墀。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實止七篇。女曰鷄鳴。古賢夫婦警戒之詞。雖說婦人。不得謂之淫詩。野有蔓草。韓詩外傳與說苑。皆載孔子遭齊程本子。傾蓋而語。孔子引野有蔓草之詩。韓魯義同。以爲邂逅賢士。與毛朱男女不期而會。異是三家亦不以爲淫詩。除去二篇。止有五篇。其數更不能合矣。疑似之文。旣不可解。學者姑置之可也。魏源詩古微好創新說。引白虎通與漢書地理志。鄭國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說。懌。爲班固魯詩說。又引異義許君謹案之說。爲三家詩。不知許君未明引今韓魯詩。何以知爲三家。白虎通與漢志。皆未明引詩說。又何以知爲三家。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溱洧二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韓詩惟以溱洧爲淫詩。有明文。與毛義同。不以野有蔓草爲淫詩。則與毛義異。韋昭毛詩答問云。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江淹麗色賦云。感蔓草於鄭詩。自是毛義。而江淹雜詩云。旣傷蔓草別。方知杖杜情。則同三家遇賢之義。詩人非

經學專家。隨手掇拾。不爲典要。魏乃強爲調停之說。謂遇賢而託諸男女。猶離騷比君子於美人。舍韓詩明文可據者。而強同於毛義。又於三家無明文可據者。而執異義疑似之文以解之。皆非實事求是之義。以申侯爲狡童。以子瑕說揚之水。皆無據。

論毛序或以爲本之子夏。或以爲續於衛宏。皆無明文可據。卽以爲衛宏續作。亦在鄭君之前。

陳澧曰。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自注孔疏所載詩譜。不言序爲誰作。沈重之說。不知所據。澧案儀禮鄉飲酒禮。賈疏以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之類。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是毛公續序。與沈重足成之說同。今讀小序。顯有續作之迹。如載馳序云。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此已說其事矣。又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此以上文三句簡略。故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有女同車序云。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此已說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此以上文二句簡略。故亦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鄭君雖無說。讀之自明耳。鄭君非以小序皆子夏毛公合作也。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疏引鄭志答張逸云。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是鄭以此序三句皆子夏所爲。非獨燕兄弟也。一句矣。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四篇序。皆云刺幽王。詩譜則云刺厲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孔疏云。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卽毛公也。據此。則鄭君以序皆毛公所定。雖首句亦有非子夏之舊者也。或謂序之首句。傳自毛公以

前次句以下。毛公後人續作。尤不然也。如終風序云。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而無遭州吁之暴云云。則次章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所謂子者誰乎。以母道加誰乎。又如考槃序云。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毛傳云。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邁寬大貌。軸進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則此傳但釋考槃澗阿邁軸六字。不知序何以云刺莊公矣。且永矢弗告。傳云無所告語。尤不知所謂矣。鄭風羔裘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毛傳亦但釋字義。不知序何以云刺朝矣。錫瑞案陳氏引序文以證鄭義。可謂明切。但如其說。鄭既以爲子夏毛公合作。又以序爲皆出子夏。又以序爲皆出毛公。是鄭君一人之說。已前後歧異。蓋本無明據。故游移無定。安見鄭說可盡信乎。陳引載馳有女同車。以爲序有續作。陳信毛詩者。故以爲毛公續子夏。其不信毛詩者。不亦可以爲衛宏續毛序乎。陳引終風考槃羔裘。以爲作傳時。不但有首句。足駁衛宏續序之說。不知蘇轍程大昌何以解之。而邱光庭兼明書舉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齋詩說。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鴈鳩。衛風君子偕老三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序若出於毛。安得自相違戾。又不知陳澧何以解之。平心論之。毛序本不知出自何人。尊之者推之。毛公之前。而屬之子夏。疑之者抑之。毛公之後。而屬之衛宏。其實皆無明文。三家既亡。無有更古於毛詩者。卽謂序出衛宏。亦在鄭君之前。非後人臆說可比。學者當尊崇爲古義。不必爭論爲何人也。四庫提要定序首二語。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萇以下弟子所附。斯爲定論。

論十五國風之次當從鄭譜世次篇次三家亦不盡同於毛

毛義孤行而詩之國次世次篇次皆從毛爲定本。其實有不然者。十五國風之次。古說已不同。孔疏於毛詩國風云。鄭譜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徧歌周樂。齊之下。卽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又於王城譜云。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又於鄭譜云。既譜檜事。然後譜鄭。又於檜譜云。鄭滅號檜而處之。故譜先檜而後鄭。歐陽修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曹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魏源曰。大師舊第。不過以邶鄘衛王東都之地爲一類。豳秦西都之地爲一類。鄭齊一類。唐魏一類。陳檜曹小國一類。取其民風相近。初非有大義其間。所謂其文則史者也。夫子挈豳於後。先唐於秦。既皆裁以大義。不事沿襲。則王畿民風。烏有仍廁侯國之理。檜爲鄭并。何獨不授魏唐畫一之例。乃有夫子舊第。大卽乎人心所同然。日在人耳目而不覺者。其說曰。王在豳後。檜處鄭先。是說也。鄭詩譜著之。孔疏凡四述之。若非夫子舊第。三家同傳。鄭安敢冒不韙。以更毛次。此必因毛詩進王退檜。徒欲復大師原第。而大乖夫子古義。故鄭援魯韓次第以正之。錫瑞案三說。當從鄭譜爲正。魏氏之說近是。以爲夫子舊第。三家同傳。雖無明文可證。然其說必有所授。孔疏臆斷。以爲鄭意。亦如杜說。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則鄭君作譜。何敢擅更毛詩之次第乎。魏源又謂毛詩篇次。如後采蘋於草蟲。後賚於桓。與樂章不符。增笙詩佚篇於小雅。廁宣王采薇出車之詩於正雅。與三家詩不符。案困學紀聞詩正

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今考齊詩魏代已亡。曹粹中不知何據。而儀禮以鵲巢采蘋采蘋三篇連奏。左氏傳云。風有采蘋采蘋。則毛詩以草蟲列采蘋采蘋之間。實紊其次。左氏傳以賚爲大武之三章。桓爲大武之六章。杜注曰。不合於今頌次第。蓋楚樂歌之次第。孔疏曰。今頌次第。桓八賚九。則毛詩與左傳不同。六笙詩本不列於詩。故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王氏云。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樂緯動聲儀。詩緯合神霧。尙書璿璣鈴。皆云三百五篇。若加六篇。則三百十一篇。與古說皆不合。蓋笙詩本有聲無辭。如金奏下管。皆樂歌而非詩。以金奏肆夏變遏渠爲時邁。執競思文。下管新宮爲斯干。象爲維清。皆非是。幽雅幽頌。亦不敢強爲之說。毛以六笙詩入詩。非鄭欲改什尤非。采薇出車杕杜。爲宣王詩。見於漢書匈奴傳。後漢書馬融傳。鹽鐵論潛夫論。古今人表。文王時無南仲。宣王時有南仲。然則出車之南仲。卽常武之南仲也。出車云。王命南仲。卽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也。毛以宣王詩列於文王時。尤篇次之誤者。若鄭箋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爲刺厲王。疏以爲出魯詩。魯詩以黍離爲衛公子壽所作。當入衛風。不入王風。足見漢人所傳之詩次序。不盡與毛詩同。惜三家已亡。末由考見。至於世次。則孔疏於衛風已云。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於鄭風引鄭答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錄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是毛詩次第之不可據。鄭孔皆明言之。鄭君時三家俱存。惜不引以正毛詩之誤也。鄭譜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詩。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季札歌小雅。服虔注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是服氏以小雅無成王之詩。傳又云。爲之歌大雅。服虔注云。陳文王之德。武

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爲正大雅。是服氏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爲武王之詩。與鄭譜不同。略可考見三家詩之世次。

論述熄詩亡說者各異據三家詩變風亦不終於陳靈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趙注以頌聲不作爲亡。朱注以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爲亡。鄭詩譜曰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譜疏引服虔云風不稱周而稱王者猶尊之。猶春秋王人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已卑矣。范寧穀梁集解序曰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陸德明謂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孔穎達謂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也。風雅繫政廣狹。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據此數說。降王於國風而雅亡。其說不始於朱子也。而宋人說詩亡。多兼風雅言之。蘇轍曰詩止於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呂祖謙曰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懷懷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王應麟曰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蓋懷懷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爲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霸。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爲無人矣。春秋所以作與。據此數說。是詩亡兼變風言之。而變風終於陳靈。去春秋託始於隱已遠。年代殊不相合。魏源曰王朝變雅與王國民風。并亡於平王之末。桓王之初也。何以知之。以春秋

始平王四十九年知之也。如謂東遷而雅降爲風，則春秋胡不始於平王之初年，而始於末年？觀抑詩作於平王三十餘年之後，彼都人士王風皆作於東遷後春秋前，故變雅王風一日不亡，則春秋一日不作。蓋東遷之初，衛武公與晉文侯爲王卿士，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王綱尙未解紐，列國陳詩慶讓之典尙存，及衛武晉文俱歿，平王晚政益衰，僅以守府虛名於上，王迹蕩然不存，故以春秋作之年，知詩亡之年也。若夫此外，別國變風下逮陳靈，是霸者之迹，非王者之迹矣。觀齊風終於襄公，唐風終於獻公，而桓文創伯，反無一詩，則知桓文陳其先世之風於王朝，而衛終於木瓜，美齊桓者亦齊伯所陳，以著其存衛之功。秦之涇陽，曹之候人，皆與晉文相涉，而曹之下泉，有思伯之詞。秦之駟鐵無衣，又有勤王之烈。陳靈株林，則楚莊存陳之盛舉，而鄭則二伯所必爭，蓋亦伯者所代陳矣。雖有伯者陳詩之事，而無王朝巡守述職慶讓黜陟之典，陳詩與不陳何異？豈能以伯者虛文，當王者之實政乎？故以王風居列國之終，鄭譜以王風居終，示風終於平王，與雅亡同也。故春秋始於王風，二雅所終之年，明王迹已熄，不復以別國之變風爲存亡也。錫瑞案魏說近通，但孟子云：王迹當卽車轍馬迹之迹，天子不巡守，太師不陳詩，則雖有詩而若亡矣。魏以霸者之迹，與王者之迹對舉，似猶未合。以變風爲伯者所陳，說亦近理。但齊晉之伯，乃天子所命，楚莊之伯，非天子所命，楚與周聲教隔絕，陳靈株林之詩，未必爲楚所陳。且三家以燕燕爲衛定姜送婦之詩，坊記注釋文曰：此是魯詩。又在陳靈之後，據毛詩則變風終於陳靈。據三家則當云變風終於衛獻，而三家之說多不傳，或更有後於衛獻者，尤未可執變風終於陳靈以斷之也。

論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太史公褚先生鄭君以爲有父，又感天乃調停之說。

今古文多駁異。三家詩與毛詩尤多駁異。姑舉一二大者言之。生民。玄鳥。長發。闕宮四詩。三家皆主感生之說。生民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列女傳曰。棄母姜嫄者。邠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見巨人迹。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此之謂也。又曰。契母簡狄者。有媵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詩云。有媵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劉向所引蓋魯詩。褚少孫補史記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娣浴于元邱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跡而履踐之。知於身。卽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褚少孫事博士王式。由是魯詩有褚氏之學。所引詩傳乃魯詩傳。與列女傳正同。索隱以史所引出詩緯。詩疏引河圖云。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成迹。昌苗興云。稷之迹乳。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媵簡吞之。生契封商。春秋元命苞。姜嫄遊闕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而生稷。齊詩與緯候多合。則亦與魯詩合。董子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

曰。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謂契母吞玄鳥卵生契。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嫄履天之迹而生。后稷。董子述公羊春秋義。故異義以爲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也。異義又引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識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鄭君駁曰。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虬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成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錫瑞案今文三家詩。公羊春秋。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爲一義。古文毛詩左氏。聖人皆有父。不感天而生。爲一義。鄭君兼取二義。爲調停之說。此其說亦有所自來。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繆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褚少孫兩言之。已與鄭意相似。當時毛詩未出。所謂詩言卽三家詩。所謂傳記卽五帝德帝繫姓之類。太史公據之作三代世表。自云不離古文者。近是。是以稷契有父。父皆黃帝子。乃古文說。故與毛詩左氏合。與三家詩公羊春秋不合。太史公作殷周本紀。用三家今文說。以爲簡狄吞玄鳥卵。姜嫄踐巨人迹。而兼用古文說云。殷契母曰簡狄。有媵氏之女。爲帝嚳次妃。后稷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是亦合今古文義。而兩言之。又在褚少孫之先。若三家詩義實不如是。據褚先生所引詩傳。及劉向列女傳。皆不云簡狄姜嫄有夫。亦不云爲帝嚳妃。且列女

傳言稷契之生皆當堯之時。則簡狄姜嫄不得爲帝嚳妃甚明。此等處當分別觀之。不得以史記雜采古今見其與毛傳不同。遂執以爲三家今文義如是也。

論生民玄鳥長發闕宮四詩當從三家不當從毛

毛詩與左氏相表裏。故左氏說聖人皆有父。毛詩亦以爲有父。毛傳云。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履帝武敏。帝高辛氏之帝也。此毛以爲有父不感天之義。鄭箋云。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履帝武敏。帝上帝也。此鄭以爲有父又感天之義。錫瑞案以詩義推之。毛傳必不可通。帝既弗無子。生子何又棄之。且一棄再棄三棄。必欲置之死地。作此詩者乃周人尊祖以配天。若非實有神奇。必不自誣其祖。有夫生子人道之常。何以鋪張生育之奇。乃至連篇累牘。孫毓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其說甚通。馬融知毛義不可通。強爲遺腹避嫌之說以解之。王基馬昭已駁之矣。近人又各創爲新說。有謂帝爲帝摯。諸侯廢摯立堯。姜嫄避亂生子而棄之者。有謂先生如達。稷形似羊。如包羲牛首。以其怪異而棄之者。有謂不圻不副。居然生子。稷初生如卵。古人未知剪胞之法而棄之者。有謂后稷呱矣。可見初生不哭。以其不哭而棄之者。紛紛異說。無一可通。卽解生民詩可強通。而解玄鳥長發闕宮三詩皆不可通。玄鳥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則契生於臚卵甚明。若但以爲玄鳥至而祀謀生契。何言天命。又何但言天命。玄鳥作此詩者。近不辭矣。長發詩云。有娥方將。立子生商。列女傳高誘呂覽注引皆無帝字。詩稱有娥不及其夫。自不以爲帝嚳。則契非帝嚳所生甚明。鄭解帝爲黑帝。不如三家本無帝字爲更明也。若闕宮詩義尤昭著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上帝必是天帝。人帝未有稱上帝者。

生民之帝。可以高辛帝強解之。闕宮之上帝。不可以高辛帝強解。故毛傳云。上帝是依。依其子孫。此不得已而爲之辭。與詩上下文不相承。箋云。依依其身也。天用是馮依。其解經甚合。後人乃疑不常。儕姜嫄爲房后。擬上帝於丹朱。不知周魯之人。作詩以祀祖宗。敘述神奇。並無隱諱。何以後人少見多怪。必欲曲爲掩飾。依古緯說。自華胥生。皇羲以至簡狄姜嫄。皆有感生之事。許君異義早成。說文晚定。異義從古文說。說文仍從今文云。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蓋帝王之生。皆有神異。豈可偏執一理。以爲必無其事。且據詩而論。無論事之有無。而詩人所言。明以爲有。如必斷爲理之所無。則當起周魯與宋商頌。宋人作。見後。作詩之人。責以誣祖之罪。不當謂三家說詩爲誤。責以誣古之罪也。古文說聖人皆有父。以姜嫄簡狄皆帝嚳之妃。如其說。則殷周追尊。自當妣祖並重。何以周立先妣姜嫄之廟。不祀帝嚳。生民等詩。專頌姜嫄有娥之德。不及帝嚳。儀禮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如古文說。稷契皆有父。而作詩者。但知頌稷契之母。而不及其父。得毋皆禽獸乎。戴震曰。帝嚳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詞。徒以傳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使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迹感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所自出。古文似正而非。今文似奇而是。學者試取詩文。平心而熟玩之。知此四詩斷然當從三家。而不當從毛傳。鄭箋以毛爲主。而解四詩從三家。不從毛。朱子曰。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爾。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故其解生民。亦從鄭。不從毛。鄭君朱子皆大儒。其讀書精審。知不如此解詩。不能通也。論衡奇怪篇云。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

生禹。故夏姓曰姁。禹母吞燕卵而生禹。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夫蕙苴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迹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燕之身不過五寸。蕙苴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迹巨。使大人施氣於姜嫄。姜嫄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嫄履大人迹。迹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臣非基迹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況夏殷。亦知子之與姁。非燕子蕙苴也。或時禹禹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吞蕙苴。燕卵履大人迹也。案仲任引儒者之言。乃漢時通行今文說。仲任不信奇怪。故加駁詰。其駁詰之語。正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錫瑞嘗謂後世說經之弊。在以世俗之見。律古聖賢。以民間之事。擬古天子。仲任生於東漢。已有此等習見。卽如其說。亦當以爲詩人之誤。不當以爲儒者說詩之誤也。

論魯頌爲奚斯作。商頌爲正考父作。當從三家不當從毛。

三家與毛。又有大駁異處。如以魯頌爲公子奚斯作。以商頌爲正考父作是也。揚子法言曰。正考甫嘗睇尹吉甫矣。公子奚斯睇正考甫矣。後漢書曹襲傳曰。昔奚斯讚魯。考父詠殷。班固兩都賦序曰。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王延壽魯靈光賦曰。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曹植承露盤銘序曰。奚斯魯頌。蕩陰令張君表頌曰。奚斯讚魯。考父頌殷。梁相費汎碑曰。感奚斯之德。太尉楊震碑曰。故感慕奚斯之追述。沛相楊統碑曰。庶考斯之頌儀。郃陽令曹全碑曰。嘉慕奚斯考父之美。巴納太守張納碑曰。庶慕奚斯缺二字之義。荊州刺史度尙碑曰。於是故吏感清廟之頌。歎斯父之詩。綏民校尉熊君碑曰。昔周文公作頌。宋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羨遺蹟。紀述前勳。宋洪邁隸釋。及近人武億羣經義證。王昶金石萃編。皆以漢碑爲誤。錫瑞案

曹褒傳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是奚斯作魯頌。考父作商頌。義出韓詩。而史記用魯詩。班固用齊詩。三家義同。烏得偏據毛詩以駁之乎。孔廣森曰。三家謂詩爲奚斯作者是也。此與吉甫作頌。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毛傳謂奚斯作廟。則孔碩且碩。意窘複矣。孔氏以三家爲是。是矣而未盡也。駟毛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鄭詩譜曰。僖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尋毛鄭之意。蓋謂魯頌皆史克作。作於僖公薨後。故解奚斯所作爲作廟。不爲作頌。今案闕宮詩多祝壽之語。且云令妻壽母。意必僖公在位。其母成風。其妻聲姜。皆在。乃宜爲此頌。禱之辭。若在僖公薨後。世無其人。已死。猶爲之追祝壽。且並頌其母與妻者。如毛鄭之說。可謂一大笑話。史克見左氏文十八年傳。宣公時尙存。見國語。其年輩在後。奚斯見左氏閔二年傳。其年輩在前。則奚斯作頌於僖公之時。時代正合。故當從三家以爲奚斯所作。漢人引詩各處相合以爲誤。必無各處皆誤之理。若毛鄭之說。則誠誤。不必爲之曲諱。段玉裁訂毛詩故訓傳。乃強改作是廟也。之廟字爲詩字。以傳合漢人所引三家詩義。陳奐疏毛氏傳亦從段說。豈非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乎。

論正考父與宋襄公年代可以相及。鄭君六藝論從三家詩箋。毛亦兼采三家。

史記宋世家曰。宋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史公用魯詩說。裴駟集解曰。韓詩商頌亦美襄公。蓋三家說同。後人不信三家。以考父頌殷爲誤。謂考父與宋襄年代遠不相及。錫瑞案史公去古未遠。從孔安國問故。何至於孔子先世之事。懵然不知。孔子

世家既載孟釐子言。正考父佐戴武宣矣。十二諸侯年表。戴襄相距百有一十六年。則史公非不知考父之年必百三四十歲。而後能相及也。百齡以上之壽。古多有之。竇公張蒼卽其明證。或又疑其子見殺。其父不應尙存。則春秋時明有其人。亦卽宋國之人。左氏文十六年傳曰。初公子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意諸死。昭公之難。歷文七十八年。宣十八年。成八年。凡二十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明見於經。蕩意諸見殺。其父公孫壽可來納幣。何獨孔父見殺。其父正考父不可作頌乎。今古文多駁異。異義以齊魯韓詩公羊春秋爲一說。毛詩左氏爲一說。公羊稱宋襄爲文王。不過此。故三家以商頌爲美。宋襄左氏於宋襄多貶辭。河間博士治毛詩者。以爲宋襄無足頌美。故別創一說。此其蹤跡之可尋者。後人乃據左氏殤公卽位。君子引商頌。以駁三家。無論古文說不足難今文。卽如左氏之言。左氏作傳。在春秋末。距春秋初二百餘年。所引君子曰。或事後追論。豈必殤公同時之人哉。宋襄與魯僖同時。故商頌與魯頌文體相似。若是商時人作。商質而周文。不應周頌簡。商頌反繁。且鋪張有太過之處。王夫之嘗摘昆吾夏桀爲失辭矣。魏源詩古微列十三證。證商頌爲宋詩。可謂深切著明。考詩序疏引鄭君六藝論曰。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羅泌路史後紀注曰。商頌宋頌也。宋襄公之詩耳。敍詩者。以爲正考父所得商詩。中言湯孫。而毛鄭遂以爲太甲中宗之時。妄也。夫言奮伐荆楚。襄公事也。萬舞有奕。非商樂也。蓋宋有商王之廟。而詩爲宋禮之詩。此常理爾。故韓嬰馬遷亦以爲美襄公。然遷以爲考父作。則繆矣。考父佐戴武宣。非襄公時。蓋因而誤之。此宋也。而謂之商。不忘本也。引六藝論云。文王創基。至魯僖間。商頌不在數矣。孔子刪詩時錄此五章。豈無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我有嘉客。亦不夷憚。豈能忘哉。景山。

商墳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豈無賢才哉？松柏丸丸，在于斲而遷之，方斲而敬承之，以用之爾。松柏小材，有挺而整布，衆楹大材，有閑而靜別，既各得施，則寢成而孔安矣。拱成羣材，而任以成國，則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綢繆牖戶之義也。案羅氏以商頌爲宋頌是也。引六藝論甚詳，可以推見鄭君之意。子曰：詩三百，自周南至魯頌，適得三百之數。鄭君以爲商頌不在數。孔子刪詩，錄此五篇，以寓懷舊之感。其說必有所受。以景山爲商之墳墓，松柏喻商之賢材，且以松柏喻小材，衆楹喻大材，寢成孔安，喻任羣材成國，皆爲喻言，不爲實事。與箋詩以陟景山，掄材木爲實事者不同。是鄭君作論時，從三家之明證。鄭箋殷武詩云：時楚僭號王位，亦兼用三家義，以爲宋詩。若商世不聞楚有僭王之事，孔疏駁馬昭曰：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曰宋郊配契也？馬昭雖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孔穎達但知鄭箋從毛，不知兼采三家。馬昭既出鄭門，其言當得鄭意。羅氏荆楚萬舞二證，足明三家之義，而以考父非襄公時爲疑，則猶未知其年代可以相及也。

論鄭譜鄭箋之義知聲音之道與政通

鄭詩譜序曰：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足後王之鑒。於是止矣。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宏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修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厲幽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弑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爲憂娛之萌漸也。陳澧案大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小序每篇言美某王美

公鄭君本此意以作譜。而於譜序大放厥辭。此乃三百篇之大義也。此詩學所以大有功於世也。鄭箋有感傷時事之語。桑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此蓋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箋云。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此蓋痛漢室將亡。而曹氏將得之也。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此蓋傷黨錮之禍也。雨無正。維曰于仕。孔棘且殆。箋云。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迫且危。此鄭君所以屢被徵而不仕乎。鄭君居衰亂之世。其感傷之語。有自然流露者。但箋注之體。謹嚴不溢。出於經文之外耳。錫瑞案鄭君作譜序。深知孔子錄詩之意。陳氏引鄭箋。深知鄭君箋詩之意。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言爲心聲。非可勉強。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詩之世次難以盡知。何楷世本古義臆斷某詩爲某人某事。作提要以爲大惑不解。卽毛序某詩刺某君。朱子亦不深信。然今卽以詩辭而論。有不待箋釋。而知其時之爲盛爲衰。不必主名。而見其政之爲治爲亂者。如魚麗。美萬物衆多。而茗華。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則其民之貧富可知。天保。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而兔爰。云尙寐無吪。茗華。云不如無生。則其民之憂樂可知。是卽不明言爲何王之詩。而盛衰治亂之象。宛然在目。其君之應受宏福。與受大禍。亦瞭然於前矣。朱子曰。周之初興時。周原膺膺。董荼如飴。苦底物亦甜。及其衰也。群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正得此意。

論先魯後殷新周故宋見樂緯三頌有春秋存三統之義

孔子所定六經。皆有微言大義。自東漢專講章句訓詁。而微言大義置不論。今文十四博士師傳中絕。聖經宗旨闕忽不章。猶有遺文散見於古書者。文選潘安仁笙賦注。引樂緯動聲儀曰。先魯後殷。新周故宋。此詩三頌。有通三統之義。與春秋存三統大義相通。三家詩之遺說不傳。而散見於緯書者也。先魯後殷。謂魯頌在先。商頌在後。所以錄商頌於後者。卽春秋新周故宋之義。三家詩以商頌爲正考父。美宋襄公。當云宋頌。而謂爲商頌者。宋本商後。春秋時稱宋爲商。左氏傳。司馬子魚曰。天之棄商久矣。史龜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宗人釁夏曰。孝惠娶於商。皆稱宋爲商之明證。或云。魯定公諱宋。當時改宋爲商。似未盡然。樂記師乙曰。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大戴禮記七篇。商齊可歌也。商齊卽師乙所謂商齊。商與齊對舉。非謂商一代。謂宋一國也。毛詩與國語皆古文。故據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商頌爲正考父所校。不以宋頌爲正考父所作。與三家詩以商頌爲美宋襄者。判然不合。毛詩既據國語。又據左傳。於宋襄多詆斥之詞。故也。自毛詩左傳單行人。不信三家詩。更不知詩有先魯後殷。新周故宋之微言。與春秋三統之義相通。而孔子刪詩。如徐陵之選玉臺新詠。王安石之選唐百家詩。不過編輯成書。並無義例之可言矣。三家詩所傳微言必多。惜皆不傳於世。僅存樂緯八字。猶略可考。其餘與春秋相通者。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王謂文王。詩之四始。皆稱文王。其相通者一。春秋尊王。褒美桓文。詩風終于豳。稱周公。雅終于召旻。言召公。匪風思王。下泉思伯。其相通者二。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必更有微言大義相合者。惜今文說亡佚。多不可考耳。顧炎武曰。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

頌也。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爲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爲下不倍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爲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錫瑞案顧氏此說，非獨不知詩，並不知春秋。孟子曰：「其文則史，不嘗引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乎？』義不獨春秋，六經皆有之。」孟子稱孔子作春秋，功繼羣聖，安得無驚世絕俗之見，而謂以私心待聖人乎？信顧氏說，必不信孟子而後可。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爲頌，正是先魯後殷之義。宋頌亦謂之頌，正是新周故宋之義。詩之次序，春秋之年月，皆夫子手定，必有微言大義，而非專襲舊文述而不作。是夫子謙辭，若必信以爲真，則夫子手定六經，並無大義微言。詩書止編輯一過，春秋止鈔錄一過，所謂萬世師表者，安在？成伯璵毛詩指說，以魯頌爲變頌，陳鵬飛詩解，不解殷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皆不知三頌有通三統之義也。阮元曰：「頌本容貌之容，容養濼一聲之轉。」周頌魯頌商頌，猶云周之樣子魯之樣子商之樣子耳。風雅惟歌而已，惟頌有舞，以象成功。如今之波劇，據孔子與賓牟賈論樂可見。

論左氏傳所歌詩皆傳家據已定錄之，非孔子之前已有此義。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則夫子未正樂之前，雅頌必多失次可知。而左氏傳載季札觀樂，在夫子未正樂之前，十五國風雅頌，皆秩然不紊。學者多以爲疑。此在漢人已明解之。周禮春官大師疏引鄭衆左氏春秋注云：「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公十一年。當此時雅頌未定，而云爲歌大小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言季札之於樂，與聖人同。」又詩譜序疏引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

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李貽德曰。是時孔子尙幼。未得正樂。歌者未必秩然如是。傳者從後序其事。則據孔子定之。次追錄之。故得同正樂後之次第也。詩孔疏以服說爲非。引鄭司農春官注。與鄭同以爲風雅先定。非孔子爲之。不知春官賈疏引鄭司農左氏周官兩處之注。明有兩解。服虔以爲傳家據已定錄之。正本司農左氏之注。是司農雖據周官而解左氏。知其說不可通。故注周官用周官義。注左氏用左氏義。周官左氏皆古文。注者皆鄭司農。而不能專持一義解之。以孔子反魯正樂有明文。不敢背其說也。凡古人注經前後不合者。皆於經義有疑。未能決定。意在矜慎。並非矛盾。疏家不明此旨。但主一說而盡棄其餘。卽一人之說。前後不符。亦專取其一。舉先儒之疑而未定者。臆定以爲決辭。而反相駁難。或且去取乖繆。舍其是者。而取其不是者。於是先儒矜慎之意全失。雖有異義。無從考見。其或於他處散見一二。皆學者所宜標出以備參考者也。康成注多歧異。其答弟子。明見鄭志。孔疏駁鄭志。專取一書之注。非康成之意。鄭司農在東漢之初。服子慎在東漢之末。二人之說。遞相祖述。皆以傳家。據孔子所定雅頌。言季札之於樂。與聖人同。蓋當時古文雖盛行。猶未敢以左氏周官。顯違論語之義。不若唐以後人之悍。專主一經。而盡廢羣經也。左傳疏曰。此爲季札歌詩。風有十五國。其名皆與詩同。唯其次第異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與詩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遷之謬耳。案孔疏據季札所歌。以駁刪詩之說。猶之可也。若據季札所歌。而疑孔子以前詩與今同。並無定詩正樂之事。則斷乎不可。據鄭服兩說。足見左氏一書。多以闕里之緒論。爲當時之實。

事。季札歌詩。既從後定。其餘諸大夫之斷章取義。其義或亦出於孔子之後。而非出於孔子之前。未可盡以春秋之斷章爲詩人之本旨也。左氏引易禮論語。皆當作如是觀。國語楚子引曹詩不遂其嬖。乃當時刺曹共公詩。或謂候人卽爲晉公子作。何以連傳至楚。而楚子引之。殊不可信。俞正燮強護國語。謂晉公子從者。挾其詩以示人。尤爲臆說無據。

論賦比興。爾雅。爾頌。皆出周禮古文異說。不必深究。

詩有風雅頌。人人所知也。而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毛序據其說。謂詩有六義。於是風雅頌之外。有賦比興。而傳專言興。不言比賦。孔疏曰。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又曰。風雅頌名。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爲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爲義。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據此則比賦興難以摘別。與風雅頌大小不同。鄭孔亦明知之。特以毛義不敢駁。毛又本於周禮。是古文異說。今文三家詩。無是說也。十五國風有豳風。人人所知也。而周禮籥章掌土鼓。籥。籥。籥。詩。籥。籥。頌。鄭注。籥。詩。豳。風。七月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年歲終人功之成。鄭箋詩。則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是謂豳風。以介眉壽以上。是謂豳雅。萬壽無疆以上。是謂豳頌。孔疏云。籥章之注。與此小殊。彼又觀籥章之文而爲說也。以其歌頌詩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

豳雅以樂田峻。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豳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爲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據此則分七月詩爲風雅頌。本無定說。一篇不應分三體。鄭孔亦明知之。特欲引據周禮。不得不強傅會。是古文異說。今文三家詩。亦無是說也。至宋以後。異說尤多。朱子詩傳。以與比賦分而爲三。摘毛傳不合於與者四十九條。且曰。闕雖與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頌弁一詩。與比賦兼之。愈求精愈。游移無定。究不知比興如何分別。胡致堂引李仲蒙說。敍物以言情謂之賦。索物以託情謂之比。觸物以起情謂之興。亦屬空言。王質駁鄭箋。謂一詩如何分爲三。籥章所謂豳詩。以鼓鐘瑟琴四器之聲合籥也。禮笙師欽竽笙壎籥簫箎篴管舂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禮既際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朱子有三說。一說豳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豳之雅。噫嘻諸詩。是豳之頌。一說王介甫謂豳自有雅頌。今皆亡矣。黃震謂楚茨諸詩。於今爲刺幽王之詩。噫嘻諸詩。於今爲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以爲豳。若如介甫謂豳詩別自爲雅頌。則豳乃先公方自奮於戎狄之地。此詩安得有天子之雅頌耶。惟前一說得之。以王質考訂爲精詳。錫瑞案王質之說尤謬。舂牘。先鄭以爲一器。後鄭以爲牘。應雅教。其舂則笙師所教。止十一器。而無十二。頌磬。笙磬。鄭注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引大射禮爲據。甚確。則頌磬非頌器之聲。王質引周禮。又不用周禮之義。改亂古注。以就其說。宋人習氣。固無足怪。而周禮亦不可爲據。漢人古說。自周禮外。無言豳雅豳頌者。自周禮毛傳外。無言賦比興者。鄭注孔疏。強爲傅會。而心不能無疑。宋人又不信注疏。而各自爲說。實則皆如孔廣森之論。尙書。孔蔡謬悠。議瓜驪山。良無一是。

者也。周禮一書與諸經本不相通。後人信之。反亂經義。如孔子所定之易。周易是也。周禮太卜。有連山歸藏。周易爲三易。後人不求明易。而爭論連山歸藏。於是有僞連山歸藏。孔子所定之書。尙書是也。周易外史有三皇五帝之書。後人不求明書。而爭論三皇五帝之書。於是有僞三墳書。孔子所定之詩。風雅頌是也。周禮有賦比興。豳雅頌。後人不求明詩。而爭論賦比興。豳雅頌。此等皆無裨經義。其真其僞。其是其非。可以不論。治經者先掃除一切單文孤證疑似之文。則心力不分。而經義易晰矣。

論南陔六詩與金奏三夏不在三百五篇之內

洪邁容齋續筆曰。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詩。毛公爲詩詁訓傳。各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芣切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儀是也。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爲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禮升歌鹿。歌下管新宮爲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按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杜注爲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陸德明音義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及秦而亡。蓋祖鄭說耳。且古詩經刪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束皙補亡六篇。不可作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明緜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之。若六詩則工歌之矣。尤可證也。錫瑞案洪說是也。漢初史

遷王式諸人皆云詩三百五篇。無有云三百十一篇者。是不數六笙詩甚明。毛詩故訓傳不以六笙詩列什數。則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字當讀有無之無。鄭君以爲亡逸之亡。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自鄭君爲此說。陸德明孔穎達成伯璵皆以爲詩三百十一篇。與漢初人云三百五篇不合矣。杜子春周禮鍾師注引春秋傳。金奏肆夏之三。云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儻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儻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案呂說蓋以時邁思文。皆有時夏之文。而執競一篇在其間。故據以當三夏。其說近傳會。鄭君不從。是也。特以爲頌之族類。樂崩亦從而亡。則猶未知金奏與工歌不同。本不在三百五篇中。非頌不能具也。

論詩無不入樂史漢與左氏傳可證

史記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孔子之時。詩無不入樂矣。漢書曰。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則孔子之前。詩無不入樂矣。墨子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

百舞詩三百。則孔子之後。詩無不入樂矣。詩之入樂。有一定者。有無定者。如鄉飲酒禮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鄉射禮。合樂同。燕禮。間歌。歌鄉樂。與鄉飲酒禮同。大射。歌鹿鳴。三終。左氏傳云。湛露。王所以宴樂諸侯也。彤弓。王所以燕。獻功諸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亦升歌清廟。鹿鳴。四牡。皇華。嘉鄰國君勞使臣也。此詩之入樂。有一定者也。三夏依鄭說。不取呂叔玉說。爲肆夏執競。思文。鄉飲酒禮。正歌備後。有無算樂。注引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此國君之無算。然則左氏傳載列國君卿賦詩言志。變風變雅。皆當在無算樂之中。此詩之入樂。無一定者也。若惟正風正雅入樂。而變風變雅不入樂。吳札焉得而觀之。列國君卿焉得而歌之乎。至宋儒乃有詩不入樂之說。程大昌曰。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其官者也。鄆鄆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鄆鄆以下。則大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顧炎武用其說曰。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鳴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錫瑞案。謂詩不入樂。與史漢皆不合。亦無解於左氏之文。古者詩教通行。必無徒詩不入樂者。唐人重詩。伶人所歌。皆當時絕句。宋人重詞。伶人所歌。皆當時之詞。元人重曲。伶人所歌。亦皆當時之曲。有朝脫橐而夕被管弦者。宋歌詞不歌詩。於是宋之詩爲徒詩。元歌曲不歌詞。於是元之詞爲徒詞。明

以後歌南曲不歌北曲。於是北曲亦爲徒曲。今並南曲亦失其傳。雖按譜而填。豈有能按節而歌者。如古樂府辭皆入樂。後人擬樂府。則名焉而已。周時詩方通行。必不如是。宋人與顧氏之說。竊未敢謂然也。笙入金奏。本非三百五篇之詩。而說者必強以爲詩。三百五篇。本無不入樂之詩。而說者又謂有徒詩。皆不可據。

論詩至晉後而盡亡開元遺聲不可信

困學紀聞曰。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氏以爲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大雅之材。未知所出。閻若璩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屠繼序按。文當云八篇廢不可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贊。拾聲叢挾。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也。合二十六篇之數。又按伐檀。卽小雅伐木也。意三家必有作伐檀。丁丁者。杜夔傳琴操。仍其異文耳。困學紀聞又曰。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十四。詩樂十二。詩譜雅詩六。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嘉魚。南山有臺。黃鍾清宮俗呼正宮。風詩六。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蘋。采蘋。無射清商。俗呼越調。朱子

曰。今按大戴禮頗有闕誤。其篇目都數皆不可考。至漢末年止存三篇。而加文王。又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改作新辭。舊典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今亦莫得聞矣。此譜乃趙彥肅所傳。曰。卽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爲此也。竊疑古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旣失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爲調。似亦非古法。然古聲旣不可考。則姑存此以見聲歌之彷彿。俟知音者考其得失云。錫瑞案漢食舉奏鹿鳴。則鹿鳴猶通行。明帝二年幸辟雍。詔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乃逸詩。不知何從得之。杜夔傳四曲有文王。亦不知何從得之。伐檀變風。誠非倫次。屠氏以爲伐木則非是。上林賦云。悲伐檀。樂樂胥。伐檀云悲。當同毛序賢者不遇明王之義。若是伐木。何悲之有。夔傳四曲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至泰始五年。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於是鹿鳴亦亡。若開元所奏趙彥肅所傳十二篇。皆不知所自來。朱子疑之。以一聲叶一字爲非。可謂至論。而通解仍載十二詩譜。不得已而存饑羊之義耳。今學宮歌詩。正以一聲叶一字者。

論詩教溫柔敦厚。在婉曲不直言。楚辭及唐詩宋詞。猶得其旨。

論語言六經。惟詩最詳。可見聖人刪詩之旨。而不得其解。則反致轆轤。如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毛序已糾纏不清。鄭箋改哀爲衷。朱注論語。又以憂易哀。後人更各爲臆說矣。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詩本託諷。聖人恐人誤會。故以無邪正之。毛鄭解詩。於此義已不盡合。朱子以鄭衛詩爲淫人自言。王柏乃議刪鄭衛矣。惟言小子何莫學夫詩一章。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本末兼該。鉅細畢舉。得詩教之全。而人亦易解。其大者尤在溫柔敦厚。長於風諭。困學紀聞曰。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見韓詩外傳。韓詩以黍離爲伯奇之弟伯封作言孝子之事。故能感悟慈父。與毛詩以爲閔周者不同。周幣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裒誦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焦循毛詩補疏序曰。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卽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夫聖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聖人以詩設教。其去邪歸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而不疑。故示之於民。則民從。施之於僚友。則僚友協。誦之於君父。則君父怡然釋。不以理勝。不以氣矜。而上下相安於正。無邪以思致。思則以嗟歎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詩。劉向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詩發於思。思以勝怒。以思相感。則情深而氣平矣。此詩之所以爲教歟。又補疏曰。循按兼葭考槃。皆邈世高隱之辭。而序則云。考槃刺莊公。兼葭刺襄公。此說者所以疑序也。嘗觀序之言刺。如氓靜女刺時。簡兮刺不用賢。芄蘭刺惠公。匏有苦葉。雄雉刺衛宣公。君子于役。刺平王。叔于田。太叔于田。刺莊公。羔裘刺時。還刺荒。著刺時。不親迎。葛屨刺褊。汾沮洳刺儉。十畝之間。刺時。

伐檀刺貪。蟋蟀刺晉僖公。山有樞椒。聊刺晉昭公。有杕之杜。刺晉武公。葛生采芴。刺晉獻公。宛邱刺陳幽公。蟋蟀刺奢。鳴鳩刺不壹。祈父白駒。黃鳥刺宣王。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魚藻采菽。黍苗隰桑。匏葉刺幽王。抑衛武公刺厲王。求之詩文。不見刺意。惟其爲刺詩。而詩中不見有刺意。此三百篇所以溫柔敦厚。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也。後世之刺人。一本於私。雖君父不難於指斥。以自鳴其直。學詩三百於序。既知其爲刺某某之詩矣。而諷味其詩文。則婉曲而不直言。寄託而多隱語。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自禍。卽如節南山。雨無正。小弁等作。亦惻怛纏綿。不傷於直。所以爲千古事父事君之法也。若使所刺在此。詩中卽明白言之。不待讀序。卽知其爲刺某人之作。則何以爲主文。譎諫而不訐。溫柔敦厚而不愚。二語。李行修說。人之多辟。無自立辟。洩治所以見非於聖人也。宋明之人。不知詩教。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倖直。抵觸其君。相習成風。性情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余謂小序之有裨于詩。至切至要。特詳論於此。錫瑞案。詩婉曲。不直言。故能感人。焦氏所言。甚得其旨。三百篇後。得風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辭。太史公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而楚辭未嘗引經。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詩。素餐之語。或據以爲當時孔教未行於楚之證。案楚莊王左史倚相。觀射父白公子張諸人。在春秋時已引經。不應六國時猶未聞孔教。楚辭蓋偶未道及。而實兼有國風小雅之遺。其後唐之詩人。猶通比興。至宋乃漸失其旨。然失之於詩。而得之於詞。猶詩教之遺也。

論三百篇爲全經不可增刪改竄

漢書藝文志曰。詩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班氏據漢博士之說。詩遭秦爲全經。

漢時所傳之三百篇，卽聖人所謂詩三百，非有不完不備，待後人補綴者。漢時今尙書家以二十九篇爲備。古尙書家以爲有百篇，二說不同，而詩則三家與毛今古文皆以爲全經，無不同也。王柏乃疑今日之三百五篇，豈果爲聖人之三百五篇，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奧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攢雜，以足三百篇之數。柏此說與漢志相反，柏以前無爲此說者，果何所據而云然乎？吳師道引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以證王氏之說。案劉歆但云雅頌相合，未云攢雜足數，且班固旣著此語於歆傳，而藝文志以詩爲全經，是班氏未嘗以歆所云疑詩爲不全也。王氏因朱子以鄭衛爲淫詩，毅然刪去三十二篇，且於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聖人手定之經，敢加刪改，後人以其淵源於朱子，而莫敢議，金履祥許謙從而和之，不知朱子之說，證以左氏，已難據信。朱子曰：今若以桑中濮上爲雅樂，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案桑中詩雖未見古人施用，而鄭衛風三十二篇，朱子所指爲淫詩，王氏所毅然刪去者，如將仲子，褰裳，風雨有女，同車，蘼兮，野有蔓草，六詩，明見於左氏傳，用以宴享賓客。左氏傳雖難盡信，然必非出於漢以後。朱子之說，已未可信。王氏所疑，豈可信乎？自漢以後，學者不知聖人作經，非後人所敢擬議。王通續詩有四名五志，或云僞作。朱子曰：王通欲取曹劉沈謝之詩爲續詩。曹劉沈謝，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劉迅取房中歌，至後庭鬪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亦屬僭。邱光庭兼明書曰：大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表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

當耳。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請以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明日。沈朗論詩。一何狂謬。不知沈朗自謂新添四篇爲風乎。爲雅乎。爲風也。不宜歌帝王之道爲雅也。則不可置關雎之前。非唯首尾乖張。實謂自相矛盾。其爲妄作。無乃甚乎。案沈朗妄添詩。罪在劉迅之上。王柏妄刪詩。罪亦不在沈朗之下。四庫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奮筆以進退孔子哉。程敏政茅坤信王柏。二人非經師。毛奇齡已辨之。閻若璩深於書而淺於詩。亦誤信王柏。皆不足據。

論風人多託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辭

漢書食貨志曰。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於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刺之詩也。春秋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何休公羊解詁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據此二說。則風詩實有民間男女之作。然作者爲民間男女。而其怨刺者。不必皆男女淫邪之事。朱子乃以詞意不莊。近於褻狎者。皆爲淫詩。且爲淫人所自作。陳傅良謂以彤管爲淫奔之具。城闕爲偷期之所。竊所未安。臧其說不與朱子辨。朱子謂陳君舉兩年在家中解詩。未曾得見近有人來說。君舉解詩。凡詩中所說男女事。不是說男女。皆是說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解經。先執偏見。類如此。錫瑞案陳止齋詩說。今不可得見。據朱子謂其以說男女者爲說君臣。則風人之義。實當有作如是解者。朱子楚詞集注曰。楚人之詞。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游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

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興。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朱子以詩之六義說楚詞。以託意男女爲變風之流。沅芷澧蘭。思公子而未敢言爲興。其於楚詞之託男女。近於褻狎而不莊者。未嘗以男女淫邪解之。何獨於風詩之託男女。近於褻狎而不莊者。必盡以男女淫邪解之乎。後世詩人得風人之遺者。非止楚詞。漢唐諸家。近於比興者。陳沆詩比興箋。已發明之。初唐四子。託於男女者。何景明明月篇序。已顯白之。古詩如傅毅孤竹。張衡同聲。繁欽定情。曹植美女。雖未知其於君臣朋友。何所寄託。要之必非實言男女。唐詩如張籍君知妾有夫一篇。乃在幕中卻李師道聘作。託於節婦而非節婦。朱慶餘洞房昨夜停紅燭一篇。乃登第後謝薦舉作。託於新嫁娘而非新嫁娘。皆不待箋釋而明者。卽如李商隱之無題。韓偓之香奩。解者亦以爲感慨身世。非言閨房。以及唐宋詩餘。溫飛卿之菩薩蠻。感士不遇。韋莊之菩薩蠻。留蜀思唐。馮延巳之蝶戀花。忠愛纏綿。歐陽修之蝶戀花。爲韓范作。張惠言詞選。已明釋之。此皆詞近閨房。實非男女言。在此而意在彼。可謂之接迹風人者。不疑此而反疑風人。豈非不知類乎。孟子曰。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以託意男女而據爲實言。正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而不知以意逆志者也。

論鳥獸草木之名。當考毛傳爾雅陸疏而參以圖說目驗。

鳥獸草木之名。雖屬詩之緒餘。亦足以資多識。三家旣亡。詳見毛傳。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張揖進廣雅表云。周公著爾雅一篇。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

文所考。據此則毛傳與爾雅同淵源於子夏。故爾雅之釋草釋木釋鳥釋獸與毛傳略同。曹粹中放齋詩說以爲爾雅成書在毛公以後。戴震曰傳註莫先毛詩。其爲書又出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梨山檣。榆白粉。立文少變。杜澀棠甘。而名類可互見。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見杜。杜甘棠。以杜見棠。毛詩甘棠杜也。誤粉白榆也不誤。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檣。榆白曰粉。朱子詩集傳於陳東門之粉云粉白榆也。本毛詩於唐山有。蓋云榆白粉也。殆稽爾雅而失其讀。其他毛詩誤用爾雅者甚多。先儒言爾雅往往取諸毛詩。非也。錢大昕曰毛公所見爾雅勝於今本。如草木蟲魚增加偏旁多出於漢以後。經師而毛公猶多存古。夫不枯鞠脊令卑居之屬皆當依毛本改正者也。陳奐曰大毛公生於六國。其作詩故訓傳傳義有具於爾雅。有不具於爾雅。用依爾雅編作義類。案諸家說皆以爾雅先於毛詩。與曹氏說不同。考鳥獸草木者二書之外。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爲最近古。成伯璵毛詩指說曰陸璣作草木疏二卷亦論蟲魚鳥獸然土物所生耳目不及。相承迷悟。明體乖殊。十得六七而已。據此則唐人於陸疏已不盡信。然十得六七猶勝後人臆說。宋蔡卞毛詩名物解許謙集傳名物鈔陸佃爾雅新義羅願爾雅翼自矜創獲。求異先儒而蔡卞陸佃皆王安石新學。安石詩經新義八月剝棗不用毛詩剝扑之訓以爲剝其皮以養老。後罷政居鍾山。聞田家扑棗之言。乃悟杜詩東家撲棗任西鄰。及棗熟從人打。知毛傳剝扑之訓不誤。奏請刪去詩義。宋人新說之不可信如此。所說名物安可據乎。古今名物不同未易折衷。壹是然不知唯鳩爲何鳥則不能辨。擊而有別。言擊至與言鷙猛之孰優。不知芣苢爲何草則不能定。毛與三家樂有子與傷惡疾之孰是多識。草木鳥獸乃足以證詩義。動植物學今方講明。宜考毛傳爾雅陸疏證以圖說。參以目驗。審定古之何物。

爲今之何物。非但取明經義。亦深有裨實用。未可以其瑣而忽之也。

論鄭箋朱傳間用三家其書皆未盡善

自漢以後。經學宗鄭。說詩者莫不主鄭箋。自宋以後。經學宗朱。說詩者莫不從朱傳。鄭箋宗毛者也。而間用三家說。朱傳不宗毛者也。亦間用三家說。惠棟九經古義曰。王伯厚謂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三禮。與箋詩異。案鄭志答吳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盧君謂盧子幹也。先師謂張恭祖也。讀漢書。盧植與鄭玄俱事馬融。同門相友。玄本傳云。又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故記注多依韓說。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案鄭箋宗毛。然亦間有從韓魯說者。如唐風素衣。朱襮。以繡黼爲綉黼。十月之交。爲厲王詩。皇矣。侵阮徂共。爲三國名。皆從魯詩。衡門。可以樂飢。以樂爲樂。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讀爲意。思齊古之人。無斃。斃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鬢。皆韓詩說也。詳見毛詩稽古編經義雜記。此鄭箋間用三家之證也。王應麟詩考序曰。賈逵撰齊魯韓與毛詩異同。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獨朱文公闕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宋人諱匡字。改爲康。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息。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此朱傳間用三家之證也。錫瑞案鄭箋所以間用三家者。當時三家通行。毛不通行。故鄭君注禮時。尙未得見毛傳。蓋鄭見毛傳後。以爲孤學。恐致亡佚。故作箋以表明有

不愜於心者。問采三家裨補其義。不明稱三家說者。正以三家通行。人人皆知之故。鄭樵曰。當鄭氏箋詩。三家俱存。故鄭氏雖解釋經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學者既習詩。則三家之詩不容不知也。後世三家既亡。學者惟見其改字。而不見詩學之所由異。此鄭氏之所以獲譏也。其後鄭箋既行。而齊魯韓三家遂廢。經典釋文之說。此鄭君所不及料者。鄭精三禮。以禮解詩。頗多紆曲。不得詩人之旨。魏源嘗摘其失。如亦既觀止。引男女之構精。言從之邁。殉古人於泉壤。菀柳相戒。言王者不可朝事。四月怨役。斥先祖爲非人。除牆茨之淫昏。反違禮而害國。頌椒聊之桓叔。能均平不偏黨。瞻烏爰止。則教民以貳上。昊天爲政。望更姓而改物。成王省耕。王后與世子偕行。閔妻厲妃。童角乃皇后之斥。取子毀室。誅周公之黨。與履五綏。雙數姜襄之姆傳。此鄭箋之未盡善也。朱傳所以間用三家者。亦以毛鄭不愜於心。間采三家裨補其義。據王應麟詩考序云。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則其采輯三家。實由朱子集傳啓之。後來范家相馬國翰。更加摭拾。至陳喬樞益詳。未始非朱子先路之導。攻朱者不顧朱義。有本。並其本於三家者。亦攻駁之過矣。朱子作白鹿洞賦。用青衿傷學校語。門人問之。曰。古序亦不可廢。是朱子作集傳。不過自成一家之說。後人尊朱。遂廢注疏。亦朱子所不及料者。鄭箋之失。在以禮解詩。朱傳之失。則在以理解詩。其失不同。皆不得詩人之旨。黃震謂晦菴先生盡去美刺。探求古始。雖東萊先生不能無疑。陳傅良謂竊所未安。是朱傳在當時人已疑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用朱傳。明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本提要。近陳啓源等乃駁朱申毛。疏證詳明。一一有本。本提要。此朱傳之未盡善也。然則學者治詩。以何書爲主乎。曰。三家既亡。毛又簡略。治詩者不得以唐人正義爲本。其書以劉焯毛

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彙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本提要。雖或過於護鄭。且有強毛合鄭之處。而名物訓詁。極其該洽。遠勝周易尙書疏之空疏。朱子集傳。名物訓詁。亦多本於孔疏。學者能通其說。不僅爲治毛詩之用。且可以通羣經。至於近人之書。則以陳奐詩毛氏傳疏。能專爲毛氏一家之學。在陳啓源馬瑞辰胡承珙之上。陳疏惟合明堂路寢爲一。非是。鍾文烝嘗詆爲新奇繆戾。陳喬樞魯詩遺說考。齊詩遺說考。韓詩遺說考。能兼考魯齊韓三家之遺。比王應麟范家相馬國翰爲詳。學者先觀二書。可以得古詩之大義矣。陳氏於三家少發明。魏源發明三家。未能篤守古義。且多武斷。

論孔子刪詩是去其重三百五篇已難盡通不必更求三百五篇之外

史記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案史公說本魯詩。爲西漢最初之義。云始於衽席。正與讀春秋歷譜牒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相合。可知關雎實是刺詩。而無妨於列正風冠篇首矣。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可知四始實孔子所定。而非周公所定。且並非周初所有矣。云三百五篇。可知孔子所定之詩。止有此數。不得如毛鄭增入笙詩六篇。而陸孔遂以爲三百十一篇矣。云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可知三百五篇。無淫邪之詩在內。不得如朱子以爲淫人自作。而王柏妄刪鄭衛矣。孔子刪詩之說。孔穎達已疑之。謂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惟歐陽修以遷說爲然。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

千。近人朱彝尊趙翼崔述李惇皆力辯刪詩之非。惟趙垣用史公之說曰。刪詩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複焉爾。今試舉羣經諸子所引詩。不見於三百篇者一證之。如大戴禮用兵篇引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丁孫子。今小雅之魚藻。蓼莪商頌之玄鳥等篇。辭句有相似者。左傳襄八年引詩云。兆云詢多。職競作羅。今小雅之小旻篇。句有相似者。荀子臣道篇引詩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與今唐風揚之水篇亦相似。凡若此類。復見疊出。疑皆爲孔子所刪也。若夫河水卽沔水。新宮卽斯干。昔人論說有足取者。然則史遷所云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直千古不易之論。王崧亦爲之說曰。史記之書繆誤固多。皆有因而然。從無鑿空妄說者。考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云云。史記所謂古詩三千餘篇者。蓋太師所采之數。迨比其音律。聞於天子。不過三百餘篇。何以知之。采詩非徒存其辭。乃用以爲樂章也。音律之不協者。棄之。卽協者尙多。而此三百餘篇。於用已足。其餘但存之太史。以備所用之。或闕詩三百。誦詩三百。皆孔子之言。前此未有綜計其數者。蓋古詩不止三百五篇。東遷以後。禮壞樂崩。詩或有句而不成章。有章而不成篇者。無與於弦歌之用。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釐訂汰黜。定爲此數。以教門人。於是授受不絕。設無孔子。則此三百五篇。亦胥歸泯滅矣。故世所傳之逸詩。有太師比音律時所棄者。有孔子正樂時所削者。所采旣多。其原作流傳誦習。後人得以引之。是則古詩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乃太師所爲。司馬遷傳聞孔子正樂時。於詩嘗有所刪除。而遂以歸之孔子。此其屬辭之未密。或文字有脫誤耳。然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知非獨取其辭意已。魏源又引三家異文證之曰。今所奉爲正

經章句者。毛詩耳。而孔疏謂毛詩經文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故崔靈恩載殷頌末。三家有於釋思一語。而毛無之。後漢陳忠疏引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謂出齊魯詩。而毛無之。韓詩北宋尚存。見於御覽。乃劉安世述。雨無正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語。而毛無之。至選注引韓詩經文。有萬人顛顛。仰天告愬。二語。鄭司農周禮注述三家詩云。敕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則今并不得其何篇。使不知爲三家經文。必謂夫子筆削之遺無疑矣。至若緇衣左傳引都人士首章。而鄭君服虔之注。并以爲逸詩。孔疏謂韓詩見存。實無首章。然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曰。狐裘黃裳。萬民之望。是魯詩有都人士首章。而韓逸之也。左傳引詩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明是周頌之異文。而杜注以爲逸詩。是皆但據毛詩之蔽也。夫毛以三家所有爲逸。猶韓以毛所有爲逸。果孰爲夫子所刪之本耶。是逸詩之不盡爲逸。有如斯者。推之韓詩。常棣作夫移。齊詩還作營。韋昭謂鳩飛卽小宛。河水卽沔水。是逸篇不盡逸。有如斯者。再推之。則左傳澶淵之會。引詩云。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乃抑篇之歧句。荀子臣道篇引詩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坊記引詩云。相彼盍旦。尙猶患之。緇衣引詩云。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漢書引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烏知匪揚之水。小弁節南山六月之文。而謂皆刪章。刪句。刪字之餘耶。魏說主不刪詩。而可證史記去其重之義。故節取之。案詩三百五篇。已不能盡通其義。更何暇求三百五篇之外。刪詩之說。逸詩之名。學者宜姑置之。但求通其所能通者可也。

